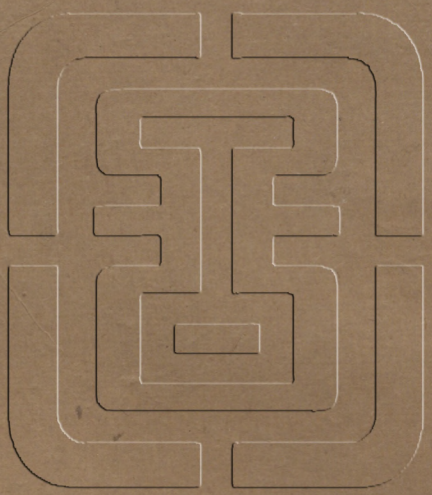


15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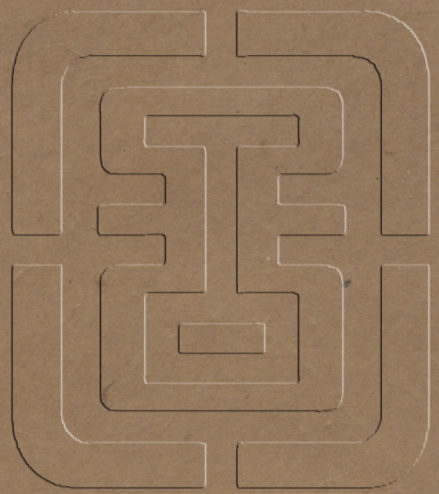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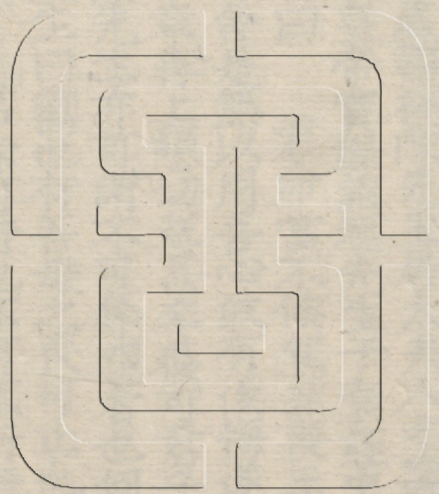
匏翁家藏集
六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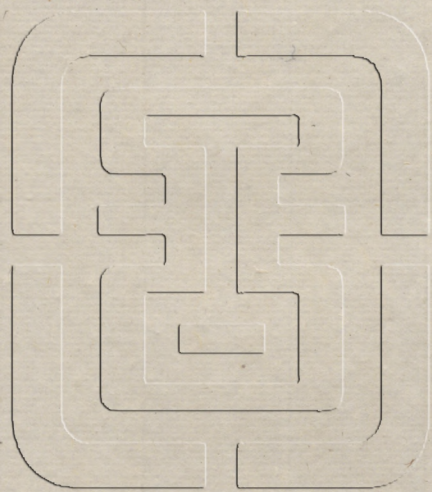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九

序一十四首

送陳翰林先生序

成化改元之歲翰林陳先生居太夫人之喪于家時 朝廷方
修 英宗皇帝實錄詔起先生于衰經中俾與編摩之列先
生受詔乃言曰 君命當不供駕然喪三年中制也敢不及
況日月有時舍是無以用吾心敢有後悔遂上章以終制請言
甚懇切不報章再上懇切益甚卒獲可君子謂 上可謂不
奪人之親而先生亦可謂不可奪親者也何其盛哉於是三年
之喪畢矣先生曰嚮也有吾母之喪可止也不可不止今既復
常矣况嘗被 君命可行也不可行行止中乎禮而已即
治裝將北轅疾驅凡為親若友謀所以送之者以寬嘗汛掃門



下也屬書其事竟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先王定為三年之喪者非以此為足以報其親也特為之限而無過不及耳然自世之人以奔走承順為忠者率先短之自以為當然而不疑此豈或有一道邪蓋嘗觀諸子夏問於孔子曰金革之事無辟焉者非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非也噫使孔子非知禮者邪不必從其言也孔子知禮者也言其可以不從乎況夫親喪固所自盡而夫人既不能行既使行之亦不過強焉耳欲求其哀之真發于中得乎固有若三易衰如魯昭者焉食蒸肫如魯阮籍者焉沐浴佩玉如石駘仲之廢子者焉若此者雖謂之不能行可也今先生獨斷然行之一主於哀不愆於度豈有意於行古之道矯今之弊哉亦曰發於中之不能自己耳則先生不可謂之孝乎夫孝

非細行也不特觀子道將臣道亦於是乎出故寬於先生之行也因始終言之若夫一時親友之在祖道者其名氏則列於左方成化二年閏月既望序

送琬上人序

古之人幼而學于家學成矣於是出而仕以行所學而沛其功業于時及功業既就則奉其身以退其出處進退蓋各有時如此後之人固有能然者矣其不然者亦不可勝數學未成則求仕既仕矣惟富貴利達之所究心又不知所退幸而有一二退焉者非其民迫而逐之必其上之人厭而棄之又非其志之素也何也古之人所以知仕而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潔身也由其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瞭然也後之人所以知仕而不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貪位也由其無所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冥

然也是固不足怪也然亦未嘗不為之深慨焉上人文苑為人
介而通和而莊嗣其師璽公住郡城之寶積寺修舉廢墜不遺
餘力且月必一執麈尾為里人講佛氏法有不善而革化者亦
多矣蓋二十年于此一日語其徒宗文曰吾老矣城西洪範院
吾少受業所也將即此歸隱焉若夫講席汝其嗣之其徒與父
老畱之不得乃來乞言送之予聞昔宋有懷瑾者居黃州安國
寺為僧首久之當賜號欲謝去有畱之者璉笑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卒謝去蓋嘗取重於眉山蘇長公矣若上人者其亦璉
之徒歟佛之法非吾之所知豈其於吾道亦嘗知所學者非歟
是何其出處之善也士大夫固有媿其人者矣夫出處之善吾
黨之事也求於吾黨之士而不得而反得於彼此予之所尤深
慨者歟成化丙戌八月二十四日序

贈盛用美序

今年秋予妻之兄陳汝中嘗病求治于用美用美一見即得其
疾曰如此治可生如彼治可死如此治可以少生如彼治可以
速死既治之而汝中遲其效竟飲浮屠藥不及四日死予固咎
汝中不善擇醫而亦竊歎用美之醫之良也他日有王時彥者
來曰日者吾妻有疾謂不可治者幾醫矣獨盛先生至以為可
治治之而愈而吾無以為報也念昔方技士其名氏焯焯在人
者由有史傳可以考見則文章能承人之傳信矣敢有請于執
事予既喜時彥之於醫善擇而益歎用美之良于醫也遂諾之
蓋吾吳中之醫無慮數百家其術吾能言之大略依古方專已
見而已然古方有窮盡人之病則夥已見多淺薄病之理則邃
宜其治人之病什不得其三四也其最知名者處方立見可謂

超於數百家者矣。然或能聽而形色不可辯，或能視而聲音不可察，則於古人所謂望聞者，已不能兼之矣。宜其治病什亦失其二三也。今夫用美年甚壯，視明而聽聰，尤喜問學於古聖賢，載籍固已旁披而博覽，其意欲決科第取資級，以起天下之廢疾矣。不幸而不遇，因稍出其家學而時出以試之，未久名隱然起。吳下然醫之理，奧深非一日可學而知者，而用美固通儒，宜其決死生論遲速，若辯黑白，然有得而無失也。予序其事，既以贈用美，亦串汝中之失，而賀時彥之得也。

游陽山詩序

吳城西北山之可望而見者，曰武丘，曰陽山，武丘近而小，陽山遠而大。近則易至，小則易窮，遠大者則皆病之故。吳人於武丘，歲率屢游，而陽山未嘗有足蹟焉。成化丁亥夏四月十八日，鄔

陵周京元基始約諸友游焉。翌旦至者七人，不至者二人，水行至日晏，乃登陸步三里許始至。至則攀援以上，歷嶮巖，躋阻隘，及山之半而力已疲矣。山之勝處至是已得其大畧，而游興方發，不可已。遂連步再進，得巨石，離坐其背，相與指顧之，則見夫群木之杪大澤之濱，錯青疊碧，隆然屹然，立衝然起者，葦葦非吳之山也。噫，茲山之遠大，始以為至矣，惟身履其地，則遠者大者猶自若，而向之所謂遠大者，一旦皆廢，豈非以向之所見者近，故近者可以為遠，處者小，故小者可以為大乎？予於是而悟夫學焉，測之而益深，索之而愈廣者，學也。彼方及於近小，而遂以為已至者，非安乎知其未至而不至者，又非盡乎此皆吾輩之所當知也。苟知之，則茲山豈徒游哉？同游者既各為一詩，以紀歲月，俾予序其首，予故僭書其說如此。抑吳之山可游矣。

求其名天下者如岱華諸山其遠且大猶有甚於今日所見者
予將從此而去徧探歷覽以窮其力之所至不知亦有從子游
者否乎雖然豈徒游哉

贈周元基序

古者以巫醫並稱醫果賤術乎哉然而辨五色審六氣本之以
七情兩之以九竅要非儒者不能通醫非賤術也明矣故世之
能通乎此者命之曰良醫曰良醫雖與儒並稱可也不能通乎
此者命之曰庸醫曰庸醫雖與巫並稱亦可也夫儒與巫高卑
固懸絕矣醫者高或可以並乎儒卑或不可以並乎巫亦係乎
學不學之故歟元基之醫上師其父菊處先生而於儒家言亦
無所不窺謂之良也固宜雖然為儒而兼乎醫斯謂之通儒為
儒而止用以資乎醫謂之良醫可也謂之通儒不可也元基其

亦使人不謂之良醫而謂之通儒可乎元基之醫數有奇驗若
治周君性之之疾其一也因性之求言為贈吾故有是說云

送秦府教授湯君詩序

國朝之制郡必建學學設官五人其一人握印謂之教授教授
坐一堂諸生百數人皆郡之俊秀曰莫以次受業進退俯仰唯
謹士而得為教授亦榮矣然教授秩九品亦未有初授而至者
縣必由教諭州必由學正然又不徒限以歲月其諸生登貢亦
必有定數焉九載而無一人或有之而其數不盈皆貶秩故往
往有終身不遷者士而至為教授亦難矣若夫官不由乎州縣
勞不限以歲月績不考乎貢士之多寡一授遂至是職而其為
職曰暮受業者又皆 帝室之懿親 藩府之華裔非若郡
之俊秀所可比倫其得之既不難為之而益榮惟吾蘇湯君以

修爲然君少以明經踐場屋不中去之秦久之藩府知其名
方岳敬其行相與薦于朝因有是命其拜官且踰年矣去年
偶以事過家畱數月將復之官友人夏德輝率能言者賦詩贈
之而屬寬爲之序寬聞昔之稱醇儒者在漢曰董仲舒一人而
已矣觀其對江都王之言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旨哉斯言寔萬世之至論非特有國者之所當知也
今賢王子孫睿智夙成過漢宗室遠甚涵養匡輔之功固不
假乎人而君則不可不以仲舒自處以仲舒自處豈在他求哉
道誼功利之間公私之所由判也朝以道誼而勸講勉其所以
正所以明夕以功利而入諫戒其所以謀所以計夫然後能舉
其職矣若曰是職也得之既不難爲之而益榮褒衣危冠出入
王門以自詫于人此庸衆人之所爲也曾謂君爲之乎夫以言

相規者朋友之情也寬辱在朋友之後故敢以此言爲君規成
化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序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今之世號爲時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
厭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說謂之主意其說穿鑿牽綴
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識苟不出此則群笑以爲不士蓋學
者之所習如此宜爲人所弃也而司其文者其目之所屬意之
所注亦唯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雖甚可厭之言一不問其
失意雖工輒弃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惡
暇計其他蓋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國家今日之用人莫急
於科第其事可謂至重矣重之至則宜慎之至慎之至則宜精
之至然而上下之所爲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夫既以科第爲

重則士不欲用世則已如欲用世雖有豪傑出群之才不得不此之習顧其所以習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上之人不欲薦揚人才則已如欲薦揚人才雖有休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之取顧其所以取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所以若前之云者豈下之人所習在是而上之人姑取之耶抑亦上之所倡在是而下靡然從之也嗚呼文之敝既極極必變變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無若宋之歐陽永叔者而一振其陋習哉吾又安知無若蘇曾輩出於其下而還其文於古哉太原周君仲瞻侍其尊人大司寇游於南都有年矣其爲人清慎而雅明爽而達蓋予所謂出群之才也平居脫去驕貴氣習獨喜與太學畸寒之士相講學其學長於春秋而尤好古文詞以予之同其好也相好日厚會今年當大比告于司寇公將就試于其鄉諸友

者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則相率作詩贈之詩成其所厚胡彥超葉昌伯輩過予俾序諸首簡噫仲瞻之行決矣以其學之長而少徇乎流俗其所科第也必矣然或使其確守所學不從風而隨波焉世亦未必無歐陽子者取之蓋文之體有不定也而學之志有定所以有不定者時之尚所以有定者吾之守時之尚自尚而吾之守自守此真所謂特立之士非流俗之所知而惟仲瞻爲可以語此也仲瞻之兄伯常先生官于翰林固嘗有意於歐陽子者仲瞻道經北都試即而驗焉予之年先於仲瞻而學視仲瞻爲後蓋天下之困於場屋而拙於科第之尤者以是頗知其說而以爲告若夫由科第以登仕版所以致君澤民之道仲瞻之得於家庭者有素矣予奚言爲成化七年三月望日

蘭舟詩序

古者大夫乘車漢太守車特駕五馬無所謂舟也然又曰大夫
方舟則又無所謂車者豈非陸行必車水行必舟隨其地而然
歟吳故號水國城中曲港繚繞如帶其外則長江重湖望之渺
漫不知其際故出者必假舟以行番陽丘侯來為郡守濶達爽
朗大見設施士識其心民賴其政間出郭省耕斂問疾苦乃造
為舟舟之制其外如軒其中如堂其後如樓有牖可以瞻望有
席可以偃休圖書筆研外有蘭一本蓋于座間蓋侯之所好也
故號其舟曰蘭舟侯既自為之記士大夫為詩以詠之者數十
成化甲午侯述職上京寔乘所謂蘭舟者未至使人持所為記
視某且請為之詩序某郡人也繫官于朝嘗恨不得承侯下
風雖每得其政而道之然特其蹟耳今幸得其文以讀則侯之
心於是可識矣蓋蘭草類也易以喻同心之言離騷以擬孤臣

之節禮以述佩服之用本艸以著起疾之功故孔子曰與善人
居如入芝蘭之室以蘭之有德有用為善人之類也侯之心其
可識矣夫蘭非善人也似善人者也是以善人而猶好之况
真為善人者好之當何如耶侯之心益可識矣侯既惟善是好
則是蘭植之廳事可也齋廡可也而復植之舟中吾又知侯好
善之心無處而不在也昔者季子聞樂正子為政喜而不寐門
人以其強與有知慮多聞識為問而答以好善且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況魯國乎吾又知侯不足於一郡之治也不終於一郡
之治也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其在蘭舟哉其在蘭舟哉

送章廷佐還金華序

由金華至金陵水行千餘里順風揚帆不數宿可至非必供職
役服商賈而有事于茲者皆可游也九州之地不能兼美文物

之盛者或不足于山水山水之奇者或不足于文物而金陵固天子之都也海內文物於是乎聚而鍾山石城長江秦淮流峙而被帶之蓋古所謂佳麗地也其地美雖遠不可不游況不遠乎章君廷佐金華之宦家也少入郡學讀書既長慨然有四方之志今年冬來游於茲適其鄉之知友一時皆在太學相見叙契濶外取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與之校讎問難以考其學暇則又相與上下山水間尋古人遺蹟以慨想其事蓋畱連欵曲者既閱月而廷佐東歸之興作矣諸君以予有同學之好且嘗識君之爲文送之莊周有云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夫以見所知而喜則遠游者其中固有所不樂耶蓋樂以游不樂亦以游窮登覽廣見聞則游固可樂遠親戚離朋友則游亦可以不樂今廷佐之游可謂樂矣欲求其不樂則鄉之知友一旦皆集于

吾前而忘其身之去國者何嘗有不樂耶然予聞金華雅多賢凡今日之在太學者皆拔其尤者也拔其尤者於太學金華賢士之野不幾於郡之空耶則廷佐之去國也無不樂其歸也顧有所不樂耶雖然朋友所用講學以資道者道不在人則在乎書書之所載皆古人之遺言也取友者鄉國天下不足又尚友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已予聞廷佐之先有山堂先生著述甚富其曰群書考索者倘無恙廷佐試歸而讀之將有餘友矣亦將有餘樂矣

送陳起東教諭寧德詩序

自予入鄉校爲諸生一時所與游者百數人起東最善自予爲諸生卽知取友至於今日所善十數人起東最故予旣獲友起東以相講習以相辨論以相責望而箴規出焉入焉無處而不

同朝焉夕焉無時而不同未始有離群之歎一旦起東領鄉薦分教濟陽於是別去迨浙省校文之便始獲一見蓋十年于此矣明年起東有寧德學諭之遷南行過家而予已入南雍於是不相見者又當十年噫十年後其果見耶蓋起東今已食祿遠方而予亦爲朝家之所儲養以待任使者宦途四達惟所命之今年燕明年越吾不得而知今年秦明年楚吾亦不得而知事之近者且不知況欲知其事於十年後耶則吾於起東之別安得不爲之深慨雖然人情爾士君子之交道與義二者非以畱連徵逐爲也吾與起東昔日之所講習而辨論者尚能記憶乎所責望而箴規者尚能持守乎能記憶則於道義也不昧能持守則於道義也不廢若然則起東雖在萬里外吾猶見也苟昔之所已明者今或昧之昔之所已行者今或廢之則吾與起

東雖同在一堂之上猶不見也蓋世固有友天下善士不足又尚論古之人者夫古人去我已遠吾猶能友之以道義同也況於與之同時者哉況於與之同里而同門者哉起東將之任以吳中士友贈行之作寄予曰子宜爲序予觀諸詩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古詩人意也予於起東最故且善者情不能已矣敢不以禮義終其篇

送陳寺副序

南京大理寺副陳君粹之官大理者三年矣今年夏將考績于天官卿於是太學之士父於君者咸餞之於太平門之私第酒初行有舉觴以屬君者曰樂哉君之茲行矣乎君以名進士爲廷尉屬持廉守公明法意諳獄情將書善最獲超遷可樂君之父母皆康疆無恙兄弟具在而家于京師因得拜其父母接其

兄弟可樂 國朝之制凡官于兩京者三年獲贈封其親君之
父母例受封為宗族光閭里榮可樂以一行而三樂具焉敢以
此酒為君賀君曰子之稱我者則過矣愛我者則厚矣雖然知
我之樂耳不樂則固不知也願以復于子聞之古人食人之食
者憂人之事受人之託者盡人之職吾雖守一官秩六品然食
人之食不可謂不豐受人之託不可謂不重則夫憂人之事盡
人之職可不自勉乎乃今歲之春大風拔木雨土彌旬重以旱
暘自京師達于齊魯野無麥苗民之流移甚矣 天子惻然
靡寧思所以弭之者乃者 詔兩京慮囚有司亦奔走欽承于
下而天意未回民氣未復則吾為法吏者何以自處豈獄之淹
者尚未舒耶寃者尚未伸耶抑或失之姑息而要囚亦與之開
釋耶不然豈以是為弭災之故事而不足行耶抑天意不在是

而事固有大於是者耶抑以文不以實而應之者非其道耶吾
一不知其故竊惑之然則吾心之樂耶憂耶必有知之者矣衆
未有以應實時亦在坐乃起而言曰衆之所以賀君者樂乎一
已君之所以自處者憂乎天下已之樂私也其事小天下之
憂公也其事大是不可以不書雖然君之憂君之自知也非衆
人所以贈君也不書可也而食人之食受人之託世固有豐且
重於君者其憂宜又何如則不可不書以諭諸於是乎書

周紳字叔謹序

大司寇太原周公有叔子曰紳且冠其兄仲瞻奉公之命使為
紳制字且欲釋其義以為紳朝夕勉寬謝不敢文且下無能發
揮於紳而仲瞻則不之舍也乃以叔謹字之而為之序曰古人
之制服所以文其身也亦所以謹其身也故首為之冠足為之

屨腰為之帶皆所以檢束其身而不使之曠蕩焉耳是故戴冠於首孰與平脫冠之簡然而君子必戴冠者惡其首之不謹也納屨於足孰與平解屨之便然而君子必納屨者惡其足之不謹也東帶於腰孰與平褫帶之放然而君子必束帶者惡其腰之不謹也夫以三者之不可不謹如此使人苦於檢束樂於曠蕩而不冠不帶不屨以為禮焉則是牛馬而已矣尚復有人道乎今夫紳帶之垂者也禮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為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或至於失容失容反陷於不謹矣故禮又曰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有帶帶之有紳固所以謹其身而於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是而推其餘朝則結佩者以佩之長也恐事君之容不謹也摠衣趨隅者以衣之長也恐事長之容不謹也皆收之擁之之類也夫

古人之制服也既各有法而其被服也亦各有意則所以謹其身也可謂至矣紳之為義庶盡於此而寬猶有說焉蓋君子觀乎物則能悟乎理知其麤則能喻乎精故觀紳之收也則韞匱而藏之之理在是矣觀紳之擁也則卷而懷之之理在是矣觀紳之有事則收走則擁也則深厲淺揭而因時制宜之理又在是矣夫然後道之隱顯行藏事之輕重緩急無一有不謹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不徒以物謹其身而必以理謹其身斯於字也稱矣寬聞叔謹力學好德行將出為邦國之用以接司寇公之武而於王事有所勤也故進以是說云

郁處士輓詩序

元之季刑政大弛天下日入于亂庸奴盜販之徒一旦竝起假名字據土壤日尋干戈以相攻擊民生其時既失所依附往往

踐荆棘履塗泥相率四出以苟旦莫活少須臾死益季世之執固然也于時紅巾盜起於汝穎間聲執搖浙西甚盛處士之先乃自吳東來居金陵之虎口城以假息焉及太祖受命以興削群雄逐元氏天下復定于一而漸趨于治乃都金陵以建無窮之業既又邑緣江以北之地徙其民實之而處士之先適在徙中故今遂為江浦人予不及識處士獨識其子太平學諭珍于王允達所珍字君聘始仕為義烏司訓允達嘗師事之而誠服焉者他日允達從君聘持詩一編過我于太學請予書其首於是處士既卒而士大夫所為輓之之詩也嗚呼方天下之亂斯民殘於兵革父母妻子不相聯屬如毳毛之在烈風中隨所飄蕩莫知至止其禍何可勝言而予亦吳人也先世幸處圍城中得保園廬以居安知百年後鄉人之去國也已遠乃復識

其子孫而與之為斯文之交乎乃復考論其平生而序其所謂輓詩者乎執筆之際不覺為之三歎抑是編之作所以稱處士之賢而哀處士之死者備矣予其鄉人也獨序其所以感歎者而他故不暇數數云

錢伯啓輓詩序

翁之沒數年矣其子腴嘗得士大夫所作輓詩數十篇求為之序予未暇以為及予居京師復以書來請予未暇以為則意予未信其父之為人也乃復以其友人濮君譽所為事狀顧貳守陳司訓二先生所為墓銘若表示予嗟夫翁之為人已足徵於其詩豈待此而後信耶蓋士居鄉閭間一旦遇變故為卓絕奇偉之行以驚動人之耳目人固能道其事而傳之至於平居無事孝弟行於家仁禮存於心泯然無所見於施為視之常人耳

至其終老以死里之人始相與追念之曰是人亡矣其平生亦嘗伎害我乎固無也亦嘗讒譖我乎固無也然則非所謂善人乎其貧者則曰是人嘗有以周我也否則有意於此而力未之能耳其弱者則曰是人嘗有意以植我也否則有意於此而力未之能耳其不善者又曰是人嘗有以導我而我未得為善士者自不能用其言耳然則非所謂善人乎於是能言者始出詞章以哀之今世所謂輓詩是也未稱述乎人於其身存之前者或迫於人情於其身沒之後者每得乎公論故曰百年後公論始定是也是編之作雖數十篇而寔公論之所在吾故終序之使後之人有考焉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

序一十三首

送陳編修師召南歸展墓序

凡有官聯于京者三年許歸省其親親沒許展墓其始求省與展者具疏以奏天子下吏部覈得實則許許則給道里費仍限之日月而來蓋朝廷故事也凡官于翰林者其人或省親或展墓自閣老院長而下咸作詩以贈其行至序所以作者之意則以次而為其年之先後秩之崇卑皆不之計蓋翰林故事也陳君師召由明經登進士高第入翰林編修國史者有年矣今年秋得展墓之請所以贈其行者亦既成什顧其序文當屬之寬寬以後且卑辭既不可得乃獨於師召之行竊有潤之之意蓋師召長於經術者也今天子且御經筵近儒臣

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其間可勸可阻可因可革凡可以爲
治道助者師召宜執經以勸講其 上不可一日輟也後生
小子游於師召之門者常至數百人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
文其間可辨可解可是可正凡可以爲學術助者師召宜橫經
以開導其下不可十日輟也是師召一身兼有安富尊榮孝弟
忠信之責者而去之如 上下何雖然師召則去矣去則速
其來而已矣來且吾有望焉師召莆田人也莆田爲邑業儒而
攻文者比屋而是故其科第視他處爲特盛其舉於鄉者常三
之一舉於禮部者常三之一吾意其邑之長材秀民如前代
歐陽詹者固已畢出效用而盡之於科第矣然而三人同居出
處或殊况一邑之人哉吾又意夫長山密林之間士之積學好
古深藏不市如近代陳叔仲者尚亦有若人乎有之幸與俱來

得若人而用上可以經術輔 天子下可以經術教學者爲
天子輔則師召之責分矣夫古者人臣之見君也必有所執之
贄孰謂師召之來獨無以藉手者乎寬故序以望之成化八年
八月

送同年知州縣序

國不能以自給也皆仰乎州縣而州縣之事無不一出於民其
大者田野非民不闢以其能耕植也府庫非民不充以其能供
輸也甲兵非民不威以其能戰鬥也學校非民不修以其能游
習也民之係於國也不旣重矣乎然所以親乎民而治焉者則
州縣之吏耳故事又無一不制於守令蓋民能耕植矣其水旱
則自我而備民能供輸矣其賦稅則自我而斂民能戰鬥矣其
盜賊則自我而弭民能游習也其禮義則自我而率守令之係

於民也不尤重矣乎則守令固可謂重任矣而後世乃有不屑
爲之者何哉六孔門弟子如子游子賤賢矣未聞辭武城單父
之命國君尊矣滕之爲國截補之僅五十里今人得如子游子
賤已不易得而跨數百里之地而爲州縣岸然位乎千萬人之
上與古王公等而復不屑爲之弗思甚矣 上御天下得濟
南尹公爲天官卿而其臣得崑山葉公莆田陳公三公者相與
同心輔政思慎選法謂 天子宵旰畱意斯民而進士者又
天子之所親擢而聞意者也未可煩以他事其以民託之治治
有蹟當請于 上而拔用之先是壬辰歲所擢進士二百五
十人者具 有司觀政乃簡其人悉授以大州上縣諭以意而
遣之衆皆感激奮迅無復幾微不平之意其行也同年友謀所
以贈者推寬爲之序寬以國之仰給乎州縣而州縣之民處乎

田里或以其可虐而虐之則不知其係於國者之重守令之奔
走乎州縣或以其可易而易之則不知其係於民者之重遂序
其所以重者人書一通爲贈而其人其州縣則旁書以別之蓋
凡上之人統乎守令者於是亦宜重之矣雖然非所以爲諸君
贈也彼之重我易我何與我事特患吾之不能自重而易耳
諸君之游於庠序於入官之法固已既聞然而同年之情有不
能已者試舉古人之成言爲諸君更一誦之惟正惟清可以處
已惟公惟明可以接人惟慎惟勤可以臨事必兼此數者而後
爲自重也然則上之重我者固在於是而我亦不失其所係者
之重之實矣夫臺省廊廟其地甚高諸君旣善自爲階吾見其
升而上也壬辰之擢寬偶以名數先諸君承史官乏諸君第行
俟德政成寬雖不文尚當執筆傳循吏以爲諸君役也

贈王惟用序

王故儒家其醫則出其先光菴隱君光菴當洪武永樂間以與學篤行沈晦于時時金華戴元禮以醫高天下元禮丹溪朱彥修門人也光菴與之友善得聞其師之說間出以治病遂造神妙然尤喜治貧困及方外之士病固其尤仁也光菴三傳是為時勉先生時勉讀儒書能繼其醫存其仁各益起吳下而延及于兩京惟用則先生長子也其醫之繼其仁之存其名之起而延及者如其父蓋先生年既老求以治病者益眾因使惟用代之惟用察病之精論病之當人固謂其稱時勉子而時勉亦曰是真吾子也益使代之家君東莊先生素彊今年春偶失調攝而病作焉寬既竊祿于朝人自吳來者秘不道其實父之家君始書以來曰吾嘗病矣得惟用治之而愈矣顧吾病非惟用

治不愈汝宜為文以報寬始聞之大驚驚定而喜喜極而感乎惟用者自意不興之文不足以為報也而重違嚴命則書以為惟用贈雖然文果止於是乎哉若昔光菴之醫故姚恭靖公廣孝嘗為之傳今惟用父子無媿其家學者其奏功之妙吳下人能談之寬雖不文幸職國史凡技術之良者得書之異時執筆傳其事使千載之下知有其人其亦庶乎為報也韓文公云無亦使其無傳焉嗟夫有如惟用父子使之無傳可乎

贈行人楊君擢監察御史序

昔者東漢之世安陽魏桓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遂隱身不出當時莫不高其為人予嘗竊論之桓之為人則高矣然特未仕者之言也若夫已

仕者饗其祿受其爵而又以言爲職則人君之事皆吾之事未宜諉之以不可坐視其患而不一言以救之也蓋後宮千數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損廐馬萬匹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減左右權豪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去如是而不從再言之可也如是而又不從則吾之責旣盡雖去之可也否則如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者此豈事君之法乎抑在東漢天下之事亦多矣桓雖不用而讀其言吾獨以其知所本也而尤取之楊君舜美河南人也通經學古以名進士拜大行人有專對之才不辱君命之節三載考最擢監察御史其舊所同官自司正林君而下將往賀之而予同年友張司副來請文於予予以舜美已仕者也其奉使而出能知四方之事特其末耳嘗觀漢宣帝以蕭望之出補郡國望之謂上哀憫百姓出諫官以補御史然朝

無諍臣且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遂徵入之夫御史今之諫官也以舜美之才之節而使爲之不可謂之忘本因舉漢事爲言益不特賀舜美且爲朝廷賀也

樊山集序

前三年縉雲樊時登與予會試禮部告予曰阜嘗輯樊山集成矣願有以序予以未見斯集爲辭旣而時登下第去復貽書以請予答之如前日今年春時登再試禮部則挾所謂樊山集者而來予閱之集有內外篇蓋其一家之書也內篇載樊氏之述作其遠自漢光祿勳準始外篇載樊氏之事行其遠自漢壽張敬侯重始按時登自序樊氏系出南陽之湖陽始遷河東再遷長安三遷池州四遷真州五遷浙東而分常山縉雲二族以爲斯集本其家乘而作而家乘又本於史傳而錄若新野之擘魯

陽之英猗氏之遜廬州之子蓋冠州之楫史雖有傳以不載家
乘故不得而及則如準如重之遠其為樊氏之先殆無可疑然
予觀之集中縉雲之樊自宋翰林應奉江浙儒學提舉萬堯處
之城南萬之子杞孫始定居縉雲三傳而為太中大夫江西右
參政敬其間雖隱顯不同皆以德行文學為鄉人所宗則其遠
代雖無重若準已自名家況其有之乎若夫時登以鄉校之秀
登于春官其學行之美度越流輩方將率其昆仲子姓出為時
用則其近代雖無萬若敬亦自名家況其有之乎夫古者人臣
功德之大於是賜姓命氏使之別于後世後世無不姓不氏之
人則先世無無功無德之祖此理之易明者也然而歷世既遠
宗法不立而又遭值變故至于譜牒散亡雖欲祖其人不可
得而祖者欲次第推而上之其亦強焉補緝而已則理雖易明

而其事有難行者矣今樊之為氏實本于樊侯仲山甫集中不
之祖者時登之意益出諸此抑亦無史傳可據家乘可稽之故
耶樊氏依山而居鄉人號其山曰樊山時登因復號其集曰樊
山集云

銀爵聯句序

成化十八年春正月壬午

天子有事于南郊明日慶成

有宴又明日出內帑白金遺中貴人持賜執事之臣而林君

朝信以御史監祀預馬朝信既拜受曰是上恩也其可以

褻召工攻為之爵而銘其尾曰郊賜示不忘也他日出以酌

客客亦曰是上恩也其可以褻乃為詩以侈其事有首倡

以句者衆次第續之予既在列及章成朝信復強予序之蓋君
之使臣也有常事臣之在官也有常職惟其事與職皆有常也

故其祿亦有常上非過與而下非過受其道當然爾今朝廷
歲一郊祀亦常事也而其事則大御史歲一監祀亦常職也
而其職則重惟其事與職之大且重也由是有所特予者非私
於臣也推敬神之心也夫既由此心而推之則下之受者又豈
敢易其物哉而朝信於此无致其意不爲他器而必爲禮器焉
其又知所以敬 君者歟今朝信既秩滿以才望超擢廣西
憲副於是行矣便道得以會其宗族出此爵酌之宗族不敢褻
也又得以會其鄉黨出此爵酌之鄉黨不敢褻也及去而履任
得以會其僚友出此爵酌之僚友不敢褻也則凡几席之上樽
俎之間不必立之監佐之史自無號咷屢舞之人信所謂一爵
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三爵而油油儼如立於 殿陛之下終
其飲而不敢亂也夫爵器之小者而禮攸生敬攸起其係於人

則大也是宜序其詩而播之是歲六月己未序

愚樂菴詩後序

新喻傅曰川先生以其先檢討公所得士大夫愚樂菴詩示予
俾書一言于後愚樂菴者檢討公名其居室而因以爲號者也
詩凡若干首故少詹事莆田柯公既序之矣予復何言孔子曰
知者樂愚知之反也以知者之樂則愚者之不樂可知然知與
愚述其人者云爾而非所以自述有人曰吾知人也則未必知
徒爲誇大之虛言耳有人曰吾愚人也則未必愚適爲謙抑之
美德耳公之爲號所謂自述者則吾見其知而不見其不知見
其樂而不見其不樂也名菴之意有可信乎其亦有不可信乎
抑公之厚德吾嘗聞之凶歲買田高其直而後取貧人貸粟負
其本而復予凡平生所爲皆較計毫末之徒之所笑者而公爲

之終身雖謂之愚亦信蓋世之人刻薄慧察一身之外惟恐有遺利者其心每戚戚而不安至於重厚質朴渾然若無心計者顧多坦坦而自得豈惟其中之樂而已其澤之流及于後人者尤多可驗公有二子曰翰曰潮翰即曰川天順甲申進士初仕為翰林檢討而以其官贈之今陞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潮成化辛丑進士為中書舍人並以甲科進文行表然為士林之望諸孫亦秀雅不群傅氏之盛益自公蓄之此所以為可驗也因序其詩之後而及之

尚古會詩序

浙河之西人稠而力勤地沃而物衆所在聚而為市布縷菽粟以相貿易權衡度量以相較計喧呶上下之聲晝夜不絕欺詐所必至爭訟所由興其勢宜然於此而欲敦禮讓重信義規過

失恤患難以復乎先王之世亦難能也哉有能之者自非好古特立不為流俗所移之人烏能倡而成此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人庶幾所謂豪傑者耶海寧之野有市曰長安鎮里人杜文昭輩十有一人當成化壬寅正月初吉始立鄉約行於里中其條凡七大抵倣藍田呂氏之法名之曰尚古會同里盛君居于京師嘉此舉之善也走士大夫告之欲詠歌其事以傳士大夫聞而亦嘉之輒為詠歌之不辭既成編復走予求序其首夫謂之古者非成周而上也乎嬴秦去周甚近宜其俗有先王之遺風然評語德色之說已見於賈誼之告漢文帝者則自秦而下皆不足以當古也且古者化行於上民俗皆美其立法之詳已不可考今獨載於孟子者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數語尚可見之則當時所以爲井田者豈徒使其出賦稅以給公上之需而已誠欲其相親睦以保其恒心不至於放僻邪侈而陷於惡也此法旣立民旣不待自爲約而已約於上矣惟約於上則凡受田之家其俗無不同者自井田之制不行約於上者已廢此民所以自爲約也歟惟自爲約其俗又安得而同哉昔橫渠張氏欲買田行之而未就呂氏之約則又不待乎田者顧其法廢亦久何意文昭輩復舉而行之苟使人皆倣其法俗有不美而世有不治者乎夫此十一人者爲會于一鄉其事若小然實風化之所在故爲序之且以堅其約使不至於遂廢也

贈周原已院判詩序

自予官于朝買宅于崇文街之東地旣幽僻不類城市頗於

踈嬾爲宜比歲更闢園號曰亦樂復治一二亭館與吾鄉諸君子數游其間而李世賢亦有祿隱之園陳玉汝有半舫之齋王濟之有共月之菴周原已有傳菊之堂皆爽潔可愛而吾數人者又多清暇數日輒會舉杯相屬間以吟詠往往入夜始散去方倡和酬酢嘯歌談辯之際可謂至樂矣獨原已或時慘然有不豫色衆怪之而予獨知之者蓋原已之父菊處先生與其母閻丘孺人皆年近七十無兄弟侍養于家宜其不樂非區區杯酒所能解者今年適南京太醫院乏人握印而原已以醫出入禁中且十年上識其爲人儒者遂以御醫擢判院事原已拜命喜不能自制蓋非喜於得官也南京去吳甚邇至是便道得過其家而迎其二親養之無難耳方原已念其親欲暫謀一歸省不可得豈意得此固宜其樂於是原已將行吾數人惜

其去而不可留也王汝遂欲諸詩贈之凡與原已厚者亦皆在馬子於原已有親交之好因即嘗所同游樂者書其上以授意原已則行矣其亦樂矣異時一讀此其亦不能忘吾數人也乎

贈施煥伯同知許州詩序

今之舉進士而得者或相與驚曰彼亦與是選耶其有不得者或又相與驚曰彼亦不與是選耶夫合數千人于塲屋三試之什一取之其法可謂嚴且精矣其人得與不得宜厭乎衆而復有驚歎之者私議之所在公道之所出此固有司所不能及者也然則前之所謂與選者有其名而無其實所得特外耳何有於內其人果榮乎後之所謂不與選者有其實而無其名所得在內矣何必於外其人果辱乎余昔兩忝校文之列自謂能得士至所失亦不少焉嘗以是愧于心若吾友施君煥伯乃有司

之所深愧衆人之所尤驚者乎煥伯少游郡學遂領鄉薦自是試于春官輒不偶凡二十年于此今歲始從吏部選得同知許州噫即煥伯觀之謂每試不失天下士其可信乎謂盡得天下士其亦可信乎且塲屋所試特文藝耳故衆之所驚歎者亦惟在乎工拙之間若古之賓興以德行為先則未必於紙上數千言之間而知之者此又有司之所不能及者也自予爲童子與煥伯游知煥伯之深者莫如予其爲人簡易謙和雖不爲奇絕可怪之行然其中實廉介有守欲求其過不可得者許之人尚勿易視之名實之相違文行之相負士之難論也久矣煥伯行得贈詩十二篇予爲序其首歸之

中園四興詩集序

古詩人之作凡以寫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遇或有所觸

發或有所懷思或有所憂喜或有所美刺類此始作之故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後世固有擬古作者然往往以應人之求而已嗟夫詩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嘗有所之也何有於言吾言未嘗有所發也何有於詩於是其詩之出一如醫家所謂狂感譎語莫知其所之所發者也予自官于京師承乏太史氏四方之人以京師為士林而又以館閣為詞林爭有所求然率不過慶賀衰輓之作而已幸其或為貞孝節義事正吾所當詠歌者又無從覈其事之有無漫出數語應之至於中之所欲言者反為所妨而未暇於作常欲峻絕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費君昭霽家貧好學博聞彊記而尤攻於詩平居凡有所感遇有所觸發有所懷思有所憂喜有所美刺一於詩發之詩成不復篇為之題總名曰中國四興四興者蓋

做杜子美之秋興推而廣之而曰中國則系以其號也手抄成編請予評而序之予讀未及數篇已得其心志之大畧蓋昭霽惟隱居不仕得不亂其所學然耳若其造語雖若近師乎宋然方之今人空疎卑弱軟枯淡輒以盛唐自詫者殊科此又不暇論也昭霽少時嘗習程文欲取科第以見於世已而棄去賣藥城東一意古學其學之所至獨予與閻門周庚知之庚既校正其詩非予誰為之序者

永感詩後序

今禮部有登科錄者所以錄登進士之科之人而著其姓名以傳于世也其下則詳系其年貫字行而上及於三代於其人曰具慶則眾必以為喜至曰重慶又喜之甚也於其人曰嚴侍慈侍則眾必以為恨至曰永感又恨之甚也夫今之士爭以得甲

科爲榮其所出之存沒他人猶喜之恨之況其子孫所以喜之恨之者當何如耶成化壬辰科凡二百五十人具慶者視嚴侍慈侍固多然重慶僅十五人而已若永感者至三十人而江寧吳君憲之其一也憲之平生旣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詩慰之吏部右侍郎晉陵王公旣序之矣憲之以予舊好且同年也俾序其後於是憲之以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考最得贈其父教諭府君如其官母錢氏孺人天章爛然賚及閭里所以慰之者甚至蓋彼固有具慶者不辱而危之已幸何有於此若君之父母雖沒而被茲恩典且瞑於地下矣君可無恨然白華之詩爲美孝子而作者則不可以無序也顧王公已爲之予可畧

賢科世繼圖序

成化辛丑予同考天下士得莆田林沂居魯閩之人皆曰是固積學者已而居魯登進士第出爲金華推官讞獄明審民不告枉抑予方喜其學之見於行事也又三四年吏部知其名竟召爲工部主事適天子新卽位上疏言事者再皆切要語予又喜其學之見於論議也自是居魯名益起凡中朝之士無不知有其人者而予亦以昔者取士之得自幸也居魯在閩中爲世家其先叔祖諱庭芳嘗登永樂戊戌進士第至天順丁丑其父棨繼之及成化丙戌其叔父敷繼之蓋今又繼以居魯莆田科第固盛而林氏一門其可見者如此人誰不榮之庭芳終新會令棨按察僉事數韶州守二世三人循良謬譯之名至今播在鄉里而居魯之賢實似其前人則人所以榮之者非榮其科第也榮其賢耳然而復有爲賢科世繼圖者居魯乃以求序

於予噫言科第於莆田譬如較斤削於宋魯之地所產皆良無足貴者若其累世仕宦之美不可以不書而居魯則予所親見者乃頗詳之居魯今將分司浙江仕路方進尚其慎之以為科第增重俾後人得以嗣承於無窮則所以可書者又自今始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一

序一十二首

丁未會試錄後序

皇明有天下百二十年于茲文教所及無間遐邇士懷負才美以幸際盛世益自磨濯以興於是舉于鄉而來會試禮部者翕然咸集上命文學重臣充考試官而濫及臣寬既竭其駑鈍以從事則卷冊浩穰動盈几案不可勝校竊歎士之操筆能為文者若是其多信乎世之久治也然昔嘗怪宋蘇洵以文妙天下顧於當時之文若不足其日盛者夫文載乎道道因文而凝不因文而散而洵之言若此豈不以世之所尚者文則所立有大於此者將分其力奪其志及其弊也不幾為浮華之言乎夫浮華之言蕩然無益於世其體裁類俳足以惑人是以

君子患之今日所取士豈亦有是乎蓋言與理俱勝取之理勝於言取之若夫言勝於理固所謂浮華者不能取也然世亦有善於爲言疑若近於理者一時亦可以欺有司要之終身不可掩焉今 天子仁明剛健圖治方切頃因群吏述職特

敕銓曹嚴黜陟之典以治行責成其下甚至 聖意所向昭然可識蓋以文取士其立法然耳其終以是望於天下乎是科得士三百五十人擇其文得二十篇刻之蓋自知貢舉而下諸執事之名氏皆在爲會賦錄將獻諸 朝臣愧無以塞責敢謹序其事于後

贈工部員外郎胡公致仕序

昔漢文帝登虎圈善畜夫代尉禽獸薄甚悉欲超遷之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皆稱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

畜夫喋喋利口捷給耶文帝乃止夫文帝爲漢賢君猶以口辯爲能他尚何望哉然當是時畜夫亦幸不用耳用則或至於僨事如主父偃江充賈捐之楊興之流槩可見已若勃相如爲漢名臣已不必論他如周昌石建亦似其爲人其忠直孝謹足以補乎朝廷而風乎郡國是豈畜夫所能及者噫惟畜夫之見賢於人此後世不以才智外見者爭指爲迂濶遲鈍而不能用用必多浮薄喜事之人而國家忠厚敦樸之風衰矣予同年胡公彥超少而明經淹滯場屋者二十餘年旣登進士第徊翔郎署者又十餘年今歲始得從大夫之列 命下數日即上章以老疾請所以求去者甚切大臣特知公文學而留之而公不顧也旣得請數日即治裝歸其鄉且曰吾惟不能見幾至於今日來者可追吾已悟之矣噫公何進之遲而退之速也如此方今

朝廷清明天下平治公卿大夫以仕惟其時由弱冠至于白首
偃然不以歸老為意公何獨求異於人而去耶以其心為有愧
耶則公之督治於事皆集而能知其弊以其心為有畏耶則公
之操持於法已守而能免其過所不能者其亦在乎言語步趨
之間應對奔走之末而已矣故能者進而不能者退亦勢之所
必至者此予雖愛公之深而亦不敢畱公也公出浙東大族所
居曰青陽其地甚勝山溪環合可以登臨中有良田可以耕穫
而族之子弟又多好學可以教育其樂且不可一二計與世之
罷則無所於歸者不類此又不必畱公者凡同年致其事而去
者僅見公一人予固欲去而未能者因公之別也能無一言贈
之

崑山葉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謂不忍忘其祖耶則推而至於百世之遠可也然或
無所據則茫昧而不可信其亦從其近者汙而上之至於不可
信乃已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豈特故國為然
有家者使文獻不足其亦有所據乎周之末沈諸梁封於葉因
以為氏後凡氏葉者必祖之若吾崑山之葉獨不知出於此耶
自漢唐以來葉之顯者亦多又獨不知出於此耶故贈吏部左
侍郎春之作譜則斷自五世祖秀實府君始其上固不知也則
缺之數年其字文莊公蒐輯遺蹟復推至於宋刑部侍郎達其
上亦不知也則缺之又數年公之弟與謙諱於松江之族得石
本焉蓋始于光祿少卿參自以為出於刑部之上也至考之舊
譜則光祿為刑部之少子自刑部而下世系尤明遺像感具且

秀實府君舊亡其名今始得之而與謙甚恨其兄之不及見也
既輯成三巨編而葉氏族譜於是始備乃來京師持示予請序
予受而閱之歎曰何其有據而可信也此豈非文獻之足乎蓋
嘗論譜之作固在乎世系之明而尤待於子孫之賢賢則不忘
本雖遠猶知重之不賢雖父母兄弟且不知重況其遠者乎故
雖有可據亦往往棄而不省葉氏之先賢者固多若夫文莊公
之賢則近代之所少者其好古博雅於故家舊族猶惓惓焉又
況其先世耶然公無恙時每以譜之未備不能承其先志為恨
至是猶幸其弟之賢竟克成此此葉氏之後人宜寶而傳之以
無忘其功者也昔予初在翰林公嘗以秀實府君事實見示欲
予題之自愧淺陋不敢執筆豈意公沒後乃序是編蓋雖與謙
之請而亦公之遺意也故卒書之而不敢辭

南安傅氏族譜序

戶部主事傅君時舉既仕于朝去其家數年以其族大且遠
甚懼後人無以知其所出之原所別之派也寓書于其叔父孔
亮伯兄耀宗請譜之譜既成則奉以請予序之蓋傅之先為光
州固始人在唐有諱實者仕至威武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兼
御史大夫廣明間避亂入閩家于泉之東郊而閩始有傅氏僕
射生八子析居僊游連江長泰而南安則長子左侍禁之所居
也其後當宋子孫最盛凡擢科第登宦者不間一再世至故
元稍晦入國朝復有以文行從有司薦起者至時舉遂登甲
科為司徒屬以振其族人而其族復盛矣自僕射至時舉得十
七世悉列于譜中凡行第名諱與夫娶某氏仕某官葬某地知
則載之否則缺之若其行實見于家傳著于墓銘修于郡志者

亦皆附于後其法視歐蘇氏雖不合然一展開則數世以來父子兄弟前俯後仰左提右挈藹然如聚于一堂之上所以使其嗣續興孝友之心不以塗人相視者非此編之助也乎時舉又言吾傅氏雖派別不同范文正公云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蓋僊游之派特盛其譜可考惟吾南安已有散居他里如坎井倉前者況其遠者乎固有知肇慶不還如侍禁公六世孫倘之後吾既訪而得之若連江長泰不相通者已久今幸以公事得便道過之而躬訪馬他日又將合諸派以為譜而吾之願始畢矣予厚其意嘉其事遂書為序以贊其成云

贈都憲孔公詩序

後世以文武分而為二久矣故逢掖之士業詩書習禮樂茫乎不知兵事者皆是然所謂兵事亦非張弓馳馬以賈勇角技於

戰陳之際夫亦運籌建策足以制勝而禦侮耳士既不事乎此及一旦有事顏色萎蕭往往為介冑者之所嗤笑或者以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子有軍旅未學之對不知孔子此言益有為而發獨不見其為魯司寇時却萊人以兵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其嘗學軍旅足可證矣世之為通儒者莫不以孔子為法而況為其後裔者乎今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孔公實出闕里其先在元季有游學江南者遭亂止于姑蘇遂為蘇人公自為諸生以文稱里中及登甲科為守令皆在嶺南適其地當寇盜殘破之餘公能以威制服群蠻而以信義結之卒使其黨俯首聽從不敢違令遂完其城郭聚其人民而復其郡縣如故名既起自是擢居藩臬凡其地用兵公輒往赴而亂者即定朝廷浸知公才可大用乃有都御史之命益公至是所統益廣

任益重而名益盛如都勻黑苗方叛以知公在即相解散已而群蠻愈向化而朝廷遂無西南之憂公於是禁戢官吏休養士卒政治既優乃務興文教先時士人每三年大比輒附試雲南公因建請特設科場如他省例事雖未及施行而論者知邊徼之無警而武備之有暇矣公初拜都憲時鄉人之仕於朝者喜公之大用也多為詩贈之予與公為同里而相知實深不可無言以序乃為書其首方今聖天子在位臣下有勞于外者皆得召還然未有如公勞之甚而父者則公豈久居于外其將益展布以毗于一人而施及於四夷乎吾特書此俟之

潛齋詩集序

昔在永樂間文治既興人才振迅爭欲出為世用文學吏事蔚然可觀至於書藝醫術亦極一時之選蓋文皇帝在位造

就作興以遺

後聖無窮之用者也當是時吾吳中則有沈

以潛先生以文學之良傳醫術之妙初居京師稠人中已有儒醫稱然上未甚知名也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病

擢御醫時朝廷方慎名器俄以潛得此人以為榮遇後沒楊

文貞公誌其墓實載其事以潛有四子曰宙賓宇宙能世其醫

不絕宙有子復以儒顯其伯仲曰杰曰肅相繼登甲科杰守歸

德有善政召授京秩而肅且績學翰林為庶吉士嘗相與謀

刺其大父著述以傳顧徒得其詩數十首而已益以潛為學長於詩初有稿號潛齋集後忽散逸而此數十篇則錄之人家者其平生得意之作尚多有也沈氏兄弟既以為恨視此益重之曰吾大父之言可以少而不傳乎使更訪求之安知其不積累

而多乎乃終刻之而請予序其首以俟云

舊文彙序

寬年十一入鄉校習科舉業稍長有知識竊疑場屋之文排比牽合格律篇同之使人筆勢拘繫不得馳騫以肆其所欲言私心不喜時幸先君好購書始得文選讀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讀史記漢書與唐宋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頗屬之適與諸生一再試郡中偶皆前列輒自滿曰吾足以取科第矣益屬意古作然既業爲舉子勢不得脫然棄去坐是牽制學皆不成故累舉于鄉卽與有司意忤雖平生知友未免咎予之迂予則自信益固方取向之文選及史漢唐宋之文益讀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詞之法不復與年少者爭進取於場屋間未幾當大比之歲提學憲臣有知予者乃強遣之不意名在鄉解又四

年試春官皆不見黜尋登進士第又四年不幸遭先君之喪而歸旣免喪理舊篋得亂稿三四編益自壬辰歲以前二十年間所爲文也當時自媿其詞之拙陋而致棄者甚多此特偶存者耳欲悉焚之不忍因重錄而類序之嗟乎予之好黃子厚之好而朱子之所不好者也錄此不覺赧然

恩榮圖詩序

古者天子之使群臣自治民行師以至修土功交鄰國之類皆勞事也惟念其勞有宴以相聚會于以樂其心而通其情今見於鹿鳴諸詩是已後世賓興之舉旣非古若至隋唐以來士之出於進士科者徒以制策奉對得通於天子天子固未嘗識其人也而其人亦未嘗有一事之勞也輒有宴焉蓋重其科如此然未有如 皇朝之尤重者也乃傳臚之明日即 賜宴於

禮部仍命武臣之尊者一人主其席而廷試執事之臣自讀卷以下皆預大官供饌教坊作樂以侑號其宴曰恩筵蓋重其事又如此雖然豈故為是繁縟之禮哉必有意焉無錫陳君文美自為舉子時已有聲鄉邑成化辛丑試于春闈既捷及廷試遂登名第二甲獲賜進士出身既偕同年飲宴如制他日復請善繪事者寫宴歸之圖時自觀覽圖成乞予序其上夫市人以一飯與人必有所望焉非徒與也而受一飯者亦必有所報焉非徒受也况宴重事而况朝廷之宴之重者乎故重其事則望於人亦重蓋所以警動其心使之自盡焉耳今文美為地官屬已三年惓惓焉惟恐一日之曠其職乃復作此圖以示不忘其知所重者歟其知所以報上者歟其亦可謂有意者歟若曰是宴之賜也常事也醉飽嬉游漠然不加之意

雖市人之所不為而謂文美為之乎其或知所以重止于誇耀閭里之人以為一時之光榮而謂文美又為之乎此予皆知其必不然者故序之

贈孟御史序

凡天下不問邊徼荒遠之地雖庸夫孺子語及朝廷之官莫不知有御史者御史之名可謂著矣朝廷設六部以分掌庶事不相侵越惟御史按行天下自官吏鹽課學校軍政刑獄水利皆得以治或非所治者亦得以論其得失陳其利病御史之職可謂重矣是以古之能舉其職者人主多褒獎之雖以言觸犯亦優容之以其有益於國者多故耳咸寧孟君世傑早從其叔父成都同知良璧受學學成取科第始仕為桐鄉令循良之政嘗見於旌異之典已而吏部知其才可居內臺也奏請于

上召為御史初奉命巡按畿內風聲凜然盜賊斂跡及出按蘇松等府憲體益振官吏畏服益不數月獄訟無稱寃者今年君以考績書最蒙賜敕進階榮及其父母妻室如制於是其同官文君天爵來請言為贈予未暇復及文君出按河南而馬君良玉申請不已噫區區不文之言何忍為君吝哉蓋予蘇人實知君往歲所以振憲體者大率詳明平恕以盡下情不倚勢作威而已自後如君之賢者固多否則直以鞭朴巖峻之法以臨田里脆爽之民使之無訟亦何難者是可慨也君既非其人推此以治他事必無不治者彼天下知有其官而不知有其人者何限如君雖使後世知有其人豈特今日而已耶故書以贈

西涯遠意錄序

西涯學士遺方石侍講詩十三首書六通為一卷而詩則與蕭文明李士常潘時用聯句為多總題曰西涯遠意錄者蓋其意倡於西涯且出其筆也初成化間方石以內艱去服滿不起即所居總山之下結屋讀書有終焉林壑之志故西涯所遺書自道契濶外惓惓焉趣之出及方石志不可回言不即復其後遂有果哉之歎蓋以義處人如此自是凡十年為弘治改元國史既嚴有司奉詔旨入總山敦勸上道方石始來蓋其計慮之審動以其時交能以義自處君子益重之夫市朝之上爭名競勢之徒相擠相陷惟恐不及固不足為二公語然其得罪於二公者可勝言哉凡西涯筆札之妙人多得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數百紙此特家居時出於浮沉之餘者耳覽從二公後已久竊觀是卷有出處之義在非常時

贈遺者比乃書而識之

後同聲集序

館閣日長史事多暇方石西涯二公凡所會晤游賞與夫感歎懷憶餽遺悉發之詩今見卷中者西涯特錄已作而方石則有聯句在焉總五十首號後同聲集蓋在時二公同在翰林詩已成卷陳愧齋太常嘗以同聲集號之此則二公竝以家艱先後終制從修實錄之命復聚于翰林相與倡和者故以後云予嘗觀古詩人莫盛于唐其間如元白韓孟皮陸生同其時各相爲偶固其人才之敵亦惟其心之合耳合則其言同同則其聲自有不得不同者然君子小人莫不有聲其聲之同亦各以其類二公平生以道義相重志節相高非特以詞章相勝者故發之于詩和平深遠覽之可誦誦之可聽譬之樂則如鳧氏之鍾薄

厚適宜侈弇中度自然無石播作鬱之病其爲聲也真同所謂金聲乎予之鄙陋固不足以識其妙然以是論之亦可謂聞樂知德者乎方石以翰林侍講初擢南京國子祭酒欲別去持此示予曰願有序則漫應之竟不字舍也

贈王刑部歸省詩序

黃巖王君存敬官于刑部者數年其父和州公與其母安人皆老子家而大父南耕翁則益老矣其叔父某因作詩寄之有若得來看百歲祖何妨遲作十年官之句存敬捧而歎曰此弼風昔之願也弼豈棄兩世之老而戀一官之榮者顧例未得歸耳乃去歲之夏俄有詔下凡朝臣去家六年許省其親衆方爲存敬喜而存敬適奉旨往治齊獄及是事畢還朝始克遂願詩老王古直其鄉人也與陳夔副郎乃即其叔父詩分十

四韻歛詩贈之其間或一韻疊至二三首者蓋存敬之才操非特見於治獄而已其詩名在士林籍甚人爭願為文字交且其一家重慶世所難得而承 詔保歸用以寓乎歎羨者亦有在焉王在宋已多顯官今居黃巖山中一姓凡千餘家皆隱于農而所居險阻人蹟罕通大抵類武陵桃源自存敬之先四世徙居邑中子孫復出而仕存敬之歸也又將訪之而兼盡乎睦族之義吾聞之古直云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二

序一十二首

賀監察御史徐君序

福建道監察御史徐君時中之官于朝也謹重廉正名聲卓然皆曰徐君真古所謂才御史者於是任滿三年都察院自院長而下考其績惟稱至吏部亦然皆有詞以褒美之其同官相與舉酒賀君復走予請文序其事予與君為同年進士不可謂不知君者既許諾蓋既久始克為之然君為人之賢亦以久而益信夫自 今天子嗣登寶位 聖政日新固不可勝紀然其大而要者在聽言而已故天下之遠雖艸茅賤士莫不有章疏以達于九重之上其可采者雖苛細之事未嘗不下群臣議而行之而況為言官者乎夫進言補闕固愛君者之心而

盡言招過亦非事君者之體故古之人尤致謹于此而不敢易者若唐陽城爲諫議大夫七年始論裴延齡誣陷陸贄事城固奇士亦必待久而後言者蓋不欲易其言而瀆告之也其後延齡卒不至相位人謂城之力居多是以言不易出則上之人必曰彼未嘗言也今言之必其言之當行也無弗聽者雖然其人不能平心以處事正己以格物而徒嘵嘵然以強聒於下欲上之聽亦難者何也其身不誠自不能感動乎人也吾嘗觀君子事之大者既與同列取而論之天子信用無不施行曰彼苛細之事人能言之吾固可免也蓋其老成持重如此自是君惟不言言則欲弗聽不可得也若君嘗按行畿內清軍政而人不稱寬治文案而吏不敢欺遇事即爲不任智數又不必書者君之先爲浙東人今居貴州其既考最蒙恩進階而贈其

先府君如其官母陳氏號孺人而封其配夏氏如其母云

兩菴宗譜序

言禪者必祖達磨自達磨至于秀于能而其支已分又自能而後爲曹洞雲門法眼潯仰臨濟諸宗而其名遂立蓋聞之其徒云爾夫人一也則心亦一也禪學者明吾心而已今分支立名以自別如此豈所謂殊途而同歸者耶雖然南北相訾反戾鬪狠其道遂隱如昔人所論者其流弊亦不少也諸宗遠者至十八傳而絕近者六七傳而絕惟臨濟久而獨傳於天下在

國朝宣德正統間有高僧曰祖淵江西人也自閩之雪峯寺召至授官至僧錄司右喜世一時恩寵既加四方之人因其嘗所居地稱之曰雪峯禪師而不名畏糧相從爭願出門下其徒既盛於是師製二十字使世爲名復自別其派既化去後人

世居僧錄其尤能擴其教者曰故善世道堅古心古心之徒益盛其尤知名者曰今善世戒璇大章大章住隆福寺有年矣朝廷屢遣中貴人即其廬修佛事而勲戚卿士又多與之往還承奉應酬之勞殆無虛日章疏書札裁治精捷則又出其徒定徵手也徵喜讀儒書而詞翰俱妙有前人風當其少暇閉戶焚香筆墨左右屹屹不休久之成巨編則奉其師之命所修雨菴宗譜也兩菴為雪峯禪師別號其譜自雨菴而上沂馬為總圖遠者畧也如族之有祖也自兩菴而下沿馬為譜圖近者詳也如族之有父子兄弟也一展閱間上下數十世分合傳受粲然無遺譜成乞序其首蓋自諸宗既絕今所傳者同出於臨濟所不同者特有講與教而已門戶判然又不可混大章師徒何慮而必為此噫諸宗不同出於達磨乎其為此者亦慮夫合而

復分如所謂相訾者乎相訾而道復隱此譜之所以作也乎抑又有說焉今祝髮受度出於兩菴者不可勝數其人散在四方久而不知有相視為塗人者其亦使考而同同而不散乎然則後人有能續而修之雖百世可考也而況今日哉是譜也自朝廷恩典至于詩文書札皆系而書其所題曰雨菴宗譜吾知此而已故特序之

伊氏重修族譜序

伊氏自沐陽徙吳中歲久遂為著姓其居城西之通波坊吾幼猶及見其盛也家喜藏書多延接郡中儒流正統初有曰侃字士剛者更擢甲科給事禁中一時賓客登其門者不絕未幾士剛卒而家遂落吾嘗疑伊氏何遽至此已而其族在南京者曰乘字德載再擢甲科為司寇屬出僉四川按察司事吾始信

伊氏復有人也德載之高祖子文府君嘗修族譜上及七世而止至于今日殆餘百年族人益繁而散處益遠德載乃奉其尊人紹方之命推考諸派各爲世次而重修焉其法以居吳中及遷臨濠者爲姑蘇鳳陽派以遷兩京者爲金陵金臺派又以居南京而被旌表者爲金陵旌表派各有圖而總列小傳于後紹方父子爲此其亦有深意也乎夫自國初倣漢徙閩右之制謫發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實京師至永樂間復多從駕北遷當是時蘇人以富庶被謫發者益數倍於他郡久之惟無譜可考子孫漠然不知其所從出子文伊氏始遷之祖也故爲是懼而汲汲焉創之幸而有若紹方父子之賢復汲汲焉續之於是其族始合終分源委不紊覽之雖數世以前千里之外若同居一堂之上昭穆以序親疏以明此豈非伊氏之幸哉抑是譜非得子文創之于前竊恐今日亦不知所從出然則後人有欲復修是譜者則紹方父子獨不爲異日之子文哉紹方年老受封不忘本始數來吳中買田築室將復振起其族非特修譜而已德載爲人廉謹有文重念鄉里之舊與予相好特甚間以考績至持其譜請序故書以還之

賀監察御史陳君考最序

弘治三年監察御史陳君瑞卿奉命巡按山東憲節旣至一道肅然自藩臬而下咸相戒奉法不敢怠忽君乃獎循吏除奸民至于平冤扶弱悉見奏疏及歲滿將代復建白六事曰重守令以固國本曰申律例以飭武臣曰慎刑獄以全民命曰禁刁訟以厚人倫曰專委任以便稽考曰散儲蓄以濟缺乏凡數干言所以裨益治道者甚切上悉嘉納令所司施行士大夫

皆曰陳君真識政體者即超遷而用之可也聞者謂然初君為御史三年考最蒙 恩進階及贈封其父母若妻 制敕下頒光賁閭里諸僚友若令王大理邦鎮而下嘗請文為賀會予有史事且君有山東之行不果及是還一朝其僚友復以為請予能已於言耶蓋今之有言責者必曰御史故有所不知知無不言有所不言言無不盡此其職也古之所謂才御史者不外乎此夫論事易識事難事有本有末得其本則其末自舉而民惟邦本又本之大者也然民亦豈能自治必得守令治之則守令又民之本也雖然守令豈夫人能為之哉今之制御史代還必察其人書而上于當道及三載述職當道者多據以黜陟之噫是法也唐虞之世必待九載而行者也當是時人才之盛固有所謂九德者矣亦有六德三德者焉有六德則是三德未備也

有三德則是六德未備也人才之生其難如此必至於其德一不可取然後黜之亦必至於九載如鯨之績用弗成其明驗也而何後世之率易耶此君所以首及之必言取人之法而不以遂棄其人為言蓋曰往者已無及亦惟謹之於始而已此所謂知政體者若夫禁刁訟一說尤切時弊蓋非特為小民言者所以還忠厚之風革浮薄之俗以助 今日清明之治者其在於此乎陳氏之先為揚之高郵人以武功官太原者累世至君始業儒登成化壬辰進士第去歲庚戌其子澍復繼之而陳氏遂以儒顯君初知嘉興武邑二縣廉明剛果多惠政可 之召為御史兩巡畿內輒著才名非特山東而已予忝與君同年相知寔深故於賀禮之舉也終不能已於言云

新安吳氏累世遺象序

新安多大族若吳氏其一也吳之先出泰伯以國為氏吳者固莫盛於吳而新安亦吳地其盛為宜有名常以世經字者見予於京師曰常之先出於吳而家于新安之南溪自有家以來譜牒具存若自宋運幹府君而下至吾先人斯榮處士凡九世則世數不遠畫象亦存常之兄弟恐其久而或失也裝為巨冊藏之又恐後人之閱之者徒得其形似無以知其事行之略復各為小傳于後惟其前未有序之者已而出其族人雲南參議文盛手書以示文盛予之同年蓋託以請序之說也夫畫象之作記禮者所不及昔之大儒所不取然予竊以為孝子之情無所不至故其親沒而祭之也無所不思與其思之孰若取其象閱之宛然如見之乎夫此亦生而識其父者耳世固有幼失怙恃而不識者必問其形似于所識之人又孰若取其象閱之宛

周氏立後序

然如見之乎故此雖不出於禮不取於人而無害於為孝亦可以為思成追遠之一助也今世經藏此與其兄弟及其群從不獨見其一世上而三世又上而九世皆得見之能不慰其無窮之思也乎因書以酬其意俾與譜牒謹藏之勿失

惟周之得氏久矣其先本出周平王子別封於汝以國為氏或以為赧王之後黜於民間因氏焉歷漢魏晉唐以來子孫散處天下代有名人若吳中周氏尤多有自鄢陵從宋南渡仕為拱衛司兵馬鈐轄使守嘉定者因家于吳鈐轄生一子曰副尉某副尉生一子曰元平江路醫學錄子華學錄生五子其長曰江陰醫學教授觀光教授生四子其長曰平江路醫學正繼周學正生四子其長曰國朝光澤縣儒學訓導瑾訓導生四子其

長曰太醫院醫士文威醫士生四子其長曰處士宗寵處士生
二子其長曰封南京太醫院判菊處先生尚正菊處生一子曰
南京太醫院判庚庚字原已賢而有文用醫而仕顯於先世娶
安人陳氏生一女繼安人顧氏皆無子益自副尉至原已凡九
世世爲長房而原已獨鮮兄弟且以無子爲憂初爲御醫時其
從父尚義以吉府良醫致仕與其二子良方同居京師良娶
王氏生三子其季始周歲原已殊愛之曰吾無子此獨非吾子
乎乃弘治己酉二月原已病臥官舍其子壻陳鍵自吳中往視
顧謂之曰吾即不起必以良之子爲後只授以書俾謹識之不
忘原已既沒鍵扶柩還以治命咨于菊處與其配閭丘安人菊
處曰吾與尚義爲同祖兄弟以其子之子爲吾子後於昭穆寔
宜會族弟行人秉臣出使還朝乃以其事託焉尚義父子初

未即從秉臣曰此禮也亦制也且原已之意也其何可違竟從
之秉臣遂即私第設醴祀告先世祀畢集族人及素與原已厚
者若予與今李祭酒世賢陳大理王汝徐武選仲山王諭德濟
之同飲因命其子曰繹蓋取相續不絕之義酒半秉臣起告予
曰茲事繫吾周氏甚重既勞長者愛助敢請序以文使繹長而
有知庶知所重以承宗祀濟世德至於永久予曰諾於是繹生
六歲矣菊處使家僮春來迎之曰吾夫婦既老幸及見吾孫也
歲二月尚義之配丁孺人乃保抱之行而秉臣以前說申請予
故書其事以歸周氏而必述世系于前者見原已爲周氏宗子
理不可絕絕而思繼之雖他人皆宜盡文况其同族如秉臣者
乎蓋自後世風教不行有諱爲人後而忘其所出者或非所當
後而強後之以利其所有者是皆紊禮背制取譏於世若繹當

爲人後而無所強於禮無紊也於制無背也於家法不廢於世系可明也君子必有取於斯也故序之

容溪詩集序

成化間稱才御史有貴溪姚君仲遠後僉陝西按察司事而沒沒之日家具蕭然所以遺其子者獨有書數百卷并所作詩數十篇而已蓋君少好吟詠自舉進士京師有金臺藁爲御史時有栢臺藁出巡于外有行臺藁及在陝西有外臺藁皆藏于家至是其子文灝會粹成編總名之曰容溪詩集容溪者君所自號也間以刻本相示而乞予序之君嘗巡吳中其廉介高亢予時頗知之然不知君能詩也觀于此編旣得詩人之體且其詞氣嚴厲而憤世感事之意時復發見若利劍出匣鋒銚差差見之凜然不敢狎視正如其爲人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詩

非心聲也哉顧君蚤世其爲言止於此而不及究其所至且其才不盡見於用而所傳者亦止於此知君者益深惜之君初游太學與故諭德劉喜元善景元爲人亦所謂廉介高亢者也故特相契合而叙君平生于墓石者甚詳今附于集後其亦詩之案乎君有七子而文灝獨仕其字秀夫嘗試禮部予得其文奇之今以刑部主事調判常州益賢且文有光其家世者也

抱璞南歸詩序

左諭德四明楊君惟立初以成化乙酉浙省冠鄉解再試禮部不偶居都下日與四方名士講業號麗澤會期必取進士乃已衆亦推讓君以爲惟立豈又在人後者及壬辰之試所得多麗澤之士而君顧復不偶衆皆愧焉餘不在榜中者亦藉君以自解是秋八月君念太安人在堂束裝即還於是社友以詩贈之

者十四人聯為巨卷題曰抱璞南歸詩時欲求予序其首不果
後六年戊戌禮部及廷試君竟在高等遂入翰林轉春坊文行
老成與其兄故文懿公頤頡館閣間而予獲與相好甚慰久而
益篤君間出詩卷示予道疇昔之意予不能違也竊惟世之人
與其等輩小有得夫以為形蹟不同往往失其初好其死生貴
賤交情反覆非特如翟公署其門者至於塲屋爭名之地殆有
甚焉得者自以為足而生驕矜之心失者自以不足而出忌疾
之語風俗淺薄使人感傷觀于此卷投贈諄切至于累篇豈特
見諸君之賢得免乎議而君受而藏之若護奇物則君之賢不
尤見乎然則所謂麗澤者獨在於文藝之間乎自壬辰至今二
十三年十四人者存沒顯晦已不能同乃疏其名字官邑使楊
氏子孫他日有所考以敦世契云任彥常吉甫南京人福建僉

事致仕簡顯齊道新喻人終進士張祥思履吉水人終南寧知
府周軫公載莆田人今山東鹽運使潘璋粟夫金華人終陝西
副使李孟暘時雍睢州人今廣西布政使楊榮時秀餘姚人終
工部員外郎達毅士弘丹徒人終南京刑部郎中司馬聖通伯
山陰人福建副使邵賢用之宜興人今雲南僉事陳洵匯之錢
塘人終曹州知州劉傳師正嘉定人終泉州知府徐洪公溥蕭
山人終刑部員外郎白鉞秉德南宮人今翰林編修弘治癸丑
六月丁亥序

贈進士秦君序

弘治七年十一月八日寬聞先太宜人喪將歸守制

上念寬為春宮舊學之臣特敕有司治葬以榮其親事下
工部於是尚書劉公等遵奉惟謹而擇其屬往督之得臨海秦

君從簡蓋從簡以省元初登進士第觀政部中士大夫皆曰秦君賢士此行必有可觀者及至吳以部符下府知府史侯等遵奉益謹乃吳城西二十里南橫山之麓先塋在焉太宜人當祔葬于是遂即其地以八年四月八日興工則木石既具工役畢集君躬督其事調度有法人不知勞凡所構造無不如制工成一且山水秀發林墟改觀 恩光赫然下貫泉壤啓殯之日觀者萬計蓋 朝廷優卹之典而君調度之功有不可誣者君為人既有才幹而清謹謙約執禮如諸生吳中士大夫稱其賢者益多而歎伏之以為不可及皆曰君之來也承 上恩旨其事固重然特小試其才耳自茲還 朝任用之地無不宜者相率為詩以贈而禮部主事楊君君謙既序其首矣斬然衰經之人非惟不當言亦不必言也顧 朝廷之恩不敢忽而君之勞

不敢忘故敢以不文之言卒犯非禮之議亦情之所不能自己者也

吳冢遺文序

吳中人物之盛在漢唐已前遠矣自宋以來其人歷歷可數若其冢墓所在過者猶能指而道之其銘誌埋沒土中者固不可見至顯刻于外者多斷裂磨滅不可覽誦雖近世猶然況百年之上而益遠者乎是以鄉邦後學欲尚論前輩者茫無所據嘗竊病焉夫人之德學功業務盡其所當為者固不及為傳遠之名然學士大夫之所撰述則必期其傳而至於埋沒斷裂使其人德學功業晦而不章且并其出處生卒亦不可考是不獨其子孫之恨而已幸其榻本或鈔錄之副藏於人家者猶可搜訪一二於是鄉貢進士都君元敬得數十篇將刻之曰託於石

者有時而亡惟刻於木而摹印焉庶可久也蓋凡其文見於學士大夫集中而行於世者皆不在故題曰吳家遺文而請於予曰願有序也故書之

樸樂存藁序

湖州自昔稱山水清遠人之產其地者多以文雅相尚其亦鍾山水之秀而然乎豈所謂清遠者亦有所助乎蓋言詩之盛者必以唐爲首若輞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其尤著者也是故市廛之塵埃孰比乎煙霞之勝閭巷之人蹟不若乎泉石之佳發乎興致蕩乎胸懷景美而意自奇蹟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詩而詩隨之吾固嘗觀之矣長興吳氏世居呂蒙山之下號衣冠舊族四方之人以其所居之得其地也稱其氏者必以山配之然所以稱之者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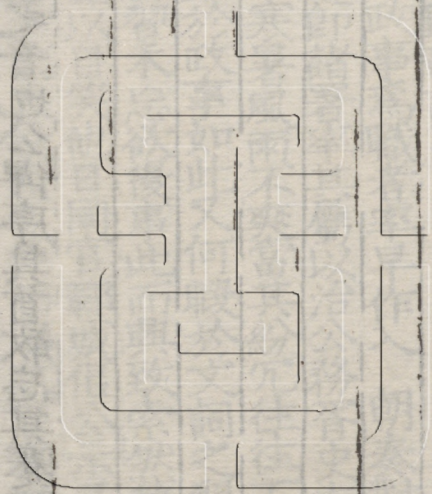
固不必論亦惟以其科第仕宦之世繼耳雖然此亦足以盡吳氏之美乎益自青霞處士以詩鳴于國初今浙中所傳林霏集是也其季遺夫隱君早承詩學以其兄遺芳旣仕于外退然家庭間奉親之際口輒吟哦以此樂而終身發於篇章和平閒雅皆可諷誦顧其平生爲詩頗多藁率棄去今所存者特數十篇隱君旣以壽終諸子保藏手澤不敢失墜蓋五十年于此而諸子者亦皆下世矣至是其孫瓊與其弟珍琬等謀刻諸木期與所謂林霏者竝行于世扁舟入吳奉以請序惟隱君之葬楊文定公寔表其墓其發揚潛德至矣末獨謂其望弃山盼雪川耳目所及形之歌詠熙然自得人莫能窺其際也君子以爲知言予故取而書之隱君諱疇遺夫字也以號樸樂故題其集曰樸樂存藁自隱君旣没山水如故而子孫益繁隱顯雖異皆能

為詩蓋有所受也亦有所助也此吳氏之所以稱於人也

公餘韻語序

士大夫以政事為職者率早作入朝奏對畢或特有事則聚議于庭退即諸署率其屬以治公務胥史左右持章疏抱簿書以次進雖寒暑風雨不爽當其紛冗往往不知佳晨令節之已過也蓋勤於政事如此又何暇於文詞之習哉予自翰林承乏吏部以舊習未忘欲復事此而興致索然執筆輒廢或終日不能成章每以自笑他日同官鄆城俱公示予一巨帙題曰公餘語韻則皆士大夫投贈之作而以政事為職者居多豈諸公之優於其職能肆其餘力以及此耶抑亦公之雅嗜吟詠尤篤於交游而能致此也覽之復以自愧夫詩以言志志之所至必形於言古人於此未有弃之者故雖衰周之人從役于外而詩猶

可誦況生于今之盛世者乎蓋退食自公宣其抑鬱寫其勤苦達其志之所至亦人情之所必然者至于紀朝廷宴賜之盛儀志國家祀戎之大事燦然卷中亦無不備後有讀之者信其為治世之音也公俾序其首敢忘其蹇陋為強書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三

序一十二首

送少師徐公致仕還鄉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今歲以老疾上休致之請 天子難其去論留者再其後請益懇始允之仍 賜之敕以序公之賢而 君臣之義於是為盡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當公得旨之日公卿大夫相與追論公之平生咨嗟之聲相聞而不絕雖閭巷小民亦然益為天下惜而非為乎私也既不能留則自館閣臺省與失門生鄉里爭走文章鉅公家求言贈公以張其事至於郎署庶官則為歌詩所以稱頌乎公者連卷累冊至數十篇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豈

惟近世爲然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蓋嘗觀于昌黎韓子送楊少尹序以漢二疏年老辭位去供張祖道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旁觀者歎息其賢班史旣載其事後世復圖其蹟以楊侯之去丞相愛惜白以爲郡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謂二疏未必有是事蓋所以誇揚侯之盛也噫使昌黎生於今日見公之事又當作何語耶且楊侯爲少尹特不絕其祿耳今天子念公旣詔馳驛以行而俾官屬護送之且令有司厚給月廩而歲有隸人以供役焉

聖眷未已又官其一子俾世其祿焉然猶未已復遣中官持白金寶鏹與夫襲衣往賜于其第蓋其盛如此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於是諸勳戚若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而下以與公同朝夕享公之德亦皆惜公去而不能留者具圖與詩以

贈則又兼疏揚之事而有之顧來請予一言予言何足爲公重哉聊序公所以盛者而歸之

盛氏重修族譜序

惟盛氏在吳中爲大族子孫散居郡邑多以醫爲業當

皇明永樂間見用於一朝若太醫院御醫啓東叔大二先生尤著者其次亦多爲郡邑醫官至於業儒而出往往爲名進士仕于內外者不絕故人指爲衣冠家予少則父其族人獲聞其家世之略以爲由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文肅顯于當時功業在史傳世稱名臣豈所謂本深而未茂者歟盛氏之彥曰用陽嘗以手修族譜請序於予而自序其家世以示則益得其詳焉蓋其先唐末有諱璋者初居虞城後仕吳越爲餘杭令始家于浙歷四世曰京登宋真宗朝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文肅公則其從

第也文肅生集賢校理中甫中甫生知宿州仲南仲南卒葬于
沐子孫又家焉仲南生中和中和生瑄再世為司諫瑄生岫授
宣義郎當靖康之難與其父扈蹕南渡通判平江府退居吳江
儒林里而盛氏始為吳人後四世曰益乃遷居郡中益生忠元
為江浙醫學提舉司提領五世而絕季子宗仁生寓翁而醫復
傳寓翁生景華在國初就賢良辟獲參大議不仕而歸啓東
則其長子也其家世之可考者蓋如此夫人莫不有所出而知
其所出者則少固其子孫漸微無所於考亦其人不為之考故
耳夫不為之考則其所出不過得於傳聞傳聞之言止於三五
世可也能至於數世皆能歷歷道其名字乎況能道其事行者
乎此譜之所當作不可緩者用陽為此懼而矻矻乎忘其紀載
之勞自本而支衍而列之如序昭穆於宗廟之間秩然不亂其

盛氏之良史哉蓋其譜初修于其先曰錢塘縣尉存誠其先君
子汝德繼修之既四十年而族人益繁用陽於此焉置之豈惟
使後人莫考其先而已將使家乘斷缺而繼志之道衰矣然則
用陽其盛氏之賢子孫哉用陽業儒而精於醫居市中而隱德
甚著其名喧號師省於餘杭府君為十九世云

容菴集序

鄉校間士人以舉子業為事或為古文詞眾輒非笑之曰是妨
其業矣噫彼蓋不知其資於場屋者多也故為古文詞而不治
經學於理也必闕為舉子業而不習古作於文也不揚二者適
相為用者也鄉貢進士謝君少游郡學即好古文詞既取鄉貢
不幸未仕而卒幸其子炳及其二孫雍睦能承其家嘗痛其父
祖早世而無所傳搜篋中得遺文數篇將刻之以自慰蓋君沒

於景泰初至今已五十年吳中舉子何啻數百人其間登高科躋貴仕以功名顯者固有之餘子皆寂然無聞而謝君爲當時所不好者獨傳於人不知君者讀之猶知有其人而若不死者則古文詞之爲用豈特資於場屋而已睦方爲邑學弟子介其友陳維祐持君遺文來請一言予不及識君竊歎君所傳者止此使更活數十年其成就當如何哉聊書以還之君諱會字性貞吾長洲人以號容菴故名其集云

經筵侍班倡和詩序

國朝經筵之設實自英宗皇帝之初其制以儒臣二人進講必以給事中監察御史各二人侍班 今天子之八年爲弘治乙卯又三年戊午吾鄉朱憲副天昭實以御史嘗預其事天昭以其先曾大父三畏公在洪武中事 高皇帝給事戶

科侍 奉天門說書有詩乃以舊韻追次二首以紀其榮士林傳和成什渢渢乎其盛也惟朱氏出自睢陽自宋歷元累世業儒而仕入 國朝得三畏公三傳爲天昭竝以文行列于侍從獲觀 聖學於視朝之餘信可謂榮矣是宜詠歌相續而傳和之盛也夫講學之事在臺諫得預爲榮若在翰林特常事耳今天昭之子希周弱冠登高科遂入翰林執經講學在上左右有不必紀其事者夫唯以常事不紀吾見朱氏之榮所以爲不可及也歟予不及識三畏公而與天昭父子厚善喜朱氏三世之有人也敬羨而書之

越溪盧氏族譜序

族譜之當作固也若世次之遠審而可信族人之蕃混而或遺必作之使近且少焉雖士大夫不以爲意益以爲其族易知不

必作爾孰知數世之後近者遠少者蕃後人欲作之則已無及矣此君子之所深慮而必倦倦于斯者吾郡有盧氏世居越來溪之上有諱士誠者欲作族譜未果而卒其子綱居鄉業醫恐墜先志竟成之顧其譜自其身泝而上之特五世曰青州通判吉始自青州而上有為臨安令者雖見於家乘以其父早孤不知世次遂不敢載其慎重如此可謂不失之誣矣綱有子曰雍修謹好學往年予家居持所業來見已嘉之及是具書以其父所修族譜請題其首由今日觀之盧氏世次之近族人之少此譜不作可也由雍以後子孫日蕃支分必別欲考而知此譜非其權輿歟盧氏在唐為望族名位有極顯者使他人必祖之而伯常於近世不可考尚闕而不書況遠者乎所謂其事核者豈特作史也哉吾是以題之弘治己未八月望日

送南京吏部尚書秦公詩序

自昔有國者多備兩京之制然非鑿輿所在特設畱守而已未有如 當代之盛者蓋自永樂間鼎遷于茲諸署在南京者視國初竝設如故至官有多寡則繫於事之繁簡非以南北之分有所輕重之也彼安於 除命與乞便其私者固多其人或自以為輕重者其中往往不憚若置之外郡然豈以違遠 闕庭不得近 天子之光耶或以遷擢不同為言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蓋仕而能盡吾職展吾才雖四裔之遠莫非可居之鄉况周之豐鎬漢之灞澹地美物衆如古所稱佳麗地者乎不然豈若汲長孺之薄淮陽乎則今之南京又非淮陽一郡可比人豈當薄哉或曰蕭望之亦名臣也俾守外郡則不願人亦效望之耳夫望之不願守郡以欲立朝居諫諍之職

也今南京諫諍之職固在且當不諱之 朝言路大闢凡食祿者皆得以建白而不拘於有言責者乎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吏部右侍郎秦公出舒城故族以天順丁丑登甲科至今四十餘年涉歷中外政績茂著而清恪恭謹有前輩風今歲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奉 旨遷兵部有參贊機務之寄大臣合詞舉公擬代 天子知公賢可當斯任即可其秦公感激擇日以行寮長富傳屠公重其去賦詩贈之諸公皆和之屠公謂寬當有序未南京 高皇帝建國之地也吏部尚書高皇帝建官之制也 誥詞具在昭如日星惟欲鑒別人才公於推舉以充任用耳益視其事之繁簡而序其官秩者今日銓曹之常例也因其人之賢能而無拘於資格者又今日 詔旨之殊恩也有若人焉凡為官長者皆得以奏薦其屬況掌銓曹

之事者乎南京去此雖三千里而遠一疏疾馳越旬可至天子方側席以待屠公得如 詔旨斟酌舉用公可不留意乎寬幸承之忝佐其事於公之行也以事無大於此者故一言之

啓事餘情序

吏部所掌不一而以銓選為重其制見於 高皇帝所定職掌傳之 累朝遵行不廢然選有急選有常選急選多止數十人不過具疏奏請而已常選率二月一舉行則至數百人其儀天子視朝畢退就便坐尚書偕左右侍郎及吏科都給事中升階進奏奏已 天子特命光祿供酒饌仍命中貴一人視疏所具疏入尚書以下及文選官屬出次闕左旁舍候得 旨乃啓疏填榜揭示于殿其大略如此其事可謂重矣顧此數百人者雖出於先時之所論定然品秩司署繁冗紛雜而欲取具於

半日之間或稽校稍不審未有不舛謬者今四明屠公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進拜尚書自弘治丙辰二月掌選臨事優裕事無弗治且以餘力每選檢韻書次第拈三字爲韻賦絕句一首與同事者更倡迭和積成巨卷取晉山公語題曰啓事餘情間俾予序予從公後凡二歲餘見公才長而思敏精力尤過人忽遽中往往得句如常時自媿疲勞遲鈍章多不成竊嘗歎服不已而又何序之有比予蒙恩再入翰林公務清簡念公之意不可久違也乃卒序之昔在春秋之世列卿宴會必命賦詩以觀志君子卽其所向而斷其所就無少爽者況銓選固所謂重事乎 聖主側席有招徠之心群士彈冠有登庸之望使無一語以寫之得不爲趙文韓宣子輩之所譏乎閱是卷者毋曰寂寥乎短章不足以備詠歌之數卽其言察其志將必有所得者

詩凡若干首自丙辰訖己未之作皆在後有所得當別爲卷藏之公名瀟字朝宗以尚書加太子太傅曰鍾爲佾公大器曰民悅爲秦公崇化曰瀚爲林公章大皆侍郎佾公今擢右都御史秦公南京吏部尚書曰源爲季君本清曰砥爲魏君秉德皆都給事中本清終太常寺少卿予爲吳寬原博以侍郎今兼翰林院學士云弘治十二年冬十二月上旬序

石田藁序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爲至矣予則以爲窮者其身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竊以爲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爲工也蓋隱者忘情於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爲生琴書爲務陶然以醉儵然以游不知冠冕爲何制鍾鼎爲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云是以發于

吟詠不清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絕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
今其詩具在予嘗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
盛于宋尤莫盛於元然其人多生于季世身雖隱其時則窮則
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 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
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
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益自緝菴徵士已有詩名于江南二
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啓南資更秀穎雖得于父祖之教自
能接乎宋元之派以上邈乎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
之勝賓客滿坐尊俎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
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蹟若空姿態
倏變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絕者兼
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喜爲詩辱相倡

和方自愧于松陵之襲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藁
者予何以爲序也噫聖俞既仕而得乎窮名啓南不出而全平
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啓南詩餘發
爲圖繪妙逼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
詩思益發數日輒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使東贈別詩序

弘治十二年七月闕里災守臣遣人馳奏 天子惻然思所
以慰安先師孔子者內出祝詞擇儒臣往祭而太常寺少卿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海虞李公世賢實承 命以行士大夫爭賦
詩送之而鄉人之仕于 朝者則自成什於是太常馬公宗勉
委予序其首予讀其詩所以致疑於天人之際者深矣惟昔孔
子過宋令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惡而伐之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黜其如予何蓋天之厚於聖人如此及漢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爲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止人之尊乎聖人又如此然則今者召災之故天耶人耶吾何從而致詰耶公博學多識明乎劉向之說獨不能識此耶雖然是不必致詰亦不必致詰 天子追崇正道宸衷靡寧公惟將使指修祀事以達九重之誠而已惡庸知其他

尚書嚴公流芳錄序

漢承秦後高帝與民約法三章既除其苛政及所用人皆重厚長者以革其澆風蓋天下不能戶曉惟示以意向則人自化之考之當時如周勃曹參張相如數輩及其後石慶父子皆在顯位而畜夫喋喋利口者竟不得用漢之所以治安者非更化用人之力乎自漢以後興者必乘極敝之後尚論其治實而近古

皆莫漢若蓋歷二千年而 皇明興則元政之苛雖不及秦至于彛倫攸斁所謂夷狄有君特明于此及其季世強臣跋扈弒逆禍作亦亡之甚矣我 太祖受天明命肇修人紀思有以

變汚俗一時列于庶位者其間智巧而喜事者初或見容旋復斥去其儉倭奸頑之徒必殄絕之不使妨吾政令故一時信任莫非所謂重厚長者往往拔於田野之間置之廟堂之上尊寵峻擢不論資序其人設有過誤必委曲保全而下及其家人皆知 上意而翕然改行淳風既回而天下大治矣求其人

若兵部尚書唐公鐸國子祭酒宋公訥春坊庶子鄭公濟光祿卿徐公興祖可數者自後則又若工部尚書嚴公震直尤所信任特被 恩眷者也公湖之烏程人世力田爲舊族洪武初設糧長郡縣推擇得公每歲率先輸糧鄉民素感公德恐後期累

公無逋負者時方徵富民出仕號稅戶人材 上察公樸直
勤事召至授布政司參議而畱治通政司事累遷工部尚書俄
以公過降監察御史欲歷試以練其才遠使者再事皆稱
旨及所建白皆見施行遂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其屬復犯公過
引以自責復降御史未幾仍拜工部尚書凡公貶秩則 恩眷
愈重而公奉職益謹卒能全其身完其家蕃其子孫以至于今
蓋歷百餘年鄉里稱仕宦家必以嚴氏為冠公之平生大畧載
于 國史郡志其詳見于鄭康子主教授所為記可考至是公
之曾孫思南府推官績慮公事行湮晦奉家錄二帙入京謀于
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將刻木以傳蓋太保公嚴氏外孫
也為編次為六卷名流芳錄乃率之來請序實生與公鄰郡幼
則聞鄉人多談公事至稱其家必曰嚴府益重之也顧惟後生

寡學恐為公辱而何以為言哉是編凡公居官屢蒙 恩旨直
述于前不敢潤色恐失實也次則公象贊及記序碑銘等文而
以南游集終焉集則錄公奉使安南時 敕旨并與其國往復
書于前而紀行詩則使廣西者俱在公喜為詩稿多不存存者
特此又以見公有德有文而漢吏亦有所不及云

壬戌會試錄序

自 國初來見於着令三歲一行必于歲首者曰朝覲曰科舉
而已朝覲即古所謂述職當其時天下有司咸集于京師察其
政績而黜陟之為吏部事科舉今所謂會試當其時天下士子
咸集于京師考其文詞而取舍之為禮部事 皇上御天下
之十五年為弘治壬戌之春朝覲事畢次及科舉禮部尚書臣
傅瀚等上疏言故事會試當用知貢舉官臣瀚與左侍郎臣張

昇右侍郎臣焦芳各以事不預請簡其人以充於是吏部右侍郎臣王鏊特奉命攝其事臣寬適承乏翰林則命偕侍讀學士臣劉機充考試官其同考試官為侍讀臣白鈇修撰臣朱希周臣倫文叙編修臣羅欽順臣陳瀾臣葉德臣豐熙臣劉龍檢討臣劉瑞都給事中臣屈伸給事中臣徐忱貢外郎臣張天爵主事臣楊子器臣冒鸞監試為御史臣張綸臣余本實餘自提調以下各執其事於是士自舉于鄉合累科來試者及先是從乙榜分教于外限年許復試者總三千七百餘人論經量地取之必均然亦未敢專也則具數奏請聖裁已定始按卷啓封列其名氏而榜示之又擇程文刻之臣寬謹序其事蓋臣觀于今日士至數千可謂多矣及所取士止於三百其數不及什一亦可謂精矣精則皆其人而無不得者春秋癸立之會四

命曰取士必得彼所謂得特伯者之佐耳卓然天朝稽古

建官惟賢惟能始克任用其盛與三代並稱何五伯功利之徒之足云耶然自古之賓興法廢舍德與行惟于藝而考之文詞亦藝也出於心思而著為手蹟猶夫言也惟于言而取乃可疑焉蓋昔孔子嘗使門人言志矣他日則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觀其行矣又曰察其所安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既聽其言必觀其行既觀其行又必察其所安乃已今之取士徒據紙上數千言能合乎理通乎政務而文采可誦以為能盡其人可乎抑惟皇祖立法萬世常行而於科舉一事悉罷前代詩賦諸科必以明經為本端其習尚已為近古至廷試復賜之策問以觀其志既第其人則授以官授以官則試以事試以事則考其績其在外服

而來朝者又使各述所職以察之是故取之於前者雖據乎文詞考之於後者必本乎政績實與古敷言試功之意同則其人亦何所掩哉惟今歲當述職之餘上特詔吏部進退人才必考驗其實以為勸懲繼自今凡入官有異等者必蒙宴賚以榮之且將起遷以顯用之否則黜絕之殆無所容又與古慶讓之意同臣竊幸從史官後敢特書 聖政于會試錄首以示士子且以播之天下也

慈溪姚氏家乘序

浙東稱舊族有慈溪姚氏其先為越州人在宋曰嗣宋者仕慶曆間為潯州守再世曰溱始遷慈溪自宋歷元至于 國朝族人益蕃故廣東參政堂其裔孫也考其先可知者上至十五世為族譜譜成殆四十年于此其從子廣西僉事鏞續修之又下

及三世曰譜則備矣惟先世自元國子助教登孫而下文詞多散失幸見於板刻行世者猶存一二至自宋以來名公文詞為先世作者亦多存焉別為集以次於譜之後若近世所受

累朝誥敕尤有光於家世者則謹錄其文以冠于集之首總名之曰家乘以參政公守蘇時予猶為諸生而其子鄉貢進士鈺舊嘗同學之故來以序請夫自魏晉以來入重門地延至于唐山東諸族往往以婚姻相陵或舍其鄉里而妄稱或棄其祖宗而他附其弊至此夫古之得姓必始于聖賢及諸侯大夫後雖別而為氏自非若漢唐賜姓以亂之特有盛衰嗣絕之分耳故有得姓之家必有受姓之祖其理曉然如姚之得姓本出於舜越中尚名其邑其後子孫散處天下而曰思廉曰元崇尤顯于唐為當時名臣今皆不之祖斷自潯州府君始所謂據其可知

者其派的而正其事核而明足以傳信于家雖其人不甚慕着然處者有隱節而多行義出者盡官守而多材能其由科第為儒官者不但能立師道又多擅文名于一時若參政公更登甲科為廉吏吳人至今稱之今僉事君繼起又賢而有文項以禮部副郎推擢憲臣提學將以經學指授一方為朝廷作成人材後之人自足以祖之夫家乘一家之史也僉事君作而成編其有功於姚氏甚大是宜序而及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四

序一十四首

劉文恭公集序

文章之士世固有之山林之間賤而在下者其文既多晦而不傳至於貴顯之人或放而無行讀其文者且嗤之況欲其傳哉夫人自少至老矻矻然執筆續言能造其妙者幾人幸其文之妙矣貴而鄙其行賤而掩其名欲其傳又難如此寬故於鄉先達文恭劉公之集讀之所以深歎也劉為吳中世家自宋以來以儒宦相承入國朝值家中衰而公居貧力學未嘗降志永樂間竟取科第入翰林益篤於學纂修講讀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輒酬應之若不辭拒然平生慎許可少假借言之所施未嘗徇俗以悅人人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蓋公為人儉質無

華而少玩好靜退不競而絕奔趨故形於著作者不以險怪侈靡爲工往往於和平簡澹之中而有溫純典雅之意知公者以爲似其爲人焉公既沒藏于篋中率多亂稿其子瀚從仕中外皆以刑獄爲職未暇編次及是以陝西按察副使致仕始以其暇爲之以寬居同里及仕又嘗同朝契好甚久乃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首寬生也後不獲承公之教特從諸生中一嘗望見其顏色而已今幸得其遺稿而讀之亦何異蒙公之指授者顧淺陋之學雖按察君繆加委重其非公之望乎既辭不獲他日君則以書俾其子今直閣尚寶卿葵來言曰某老矣先子之文將板刻行世願序文之及見之也蓋公在翰林最久後自國子祭酒擢少詹事官亦顯矣而公所以儉質靜退者自持愈至猶夫山林人也故其行已鄉人知之同時之人知之遠方後輩

或有不知者將無疑其文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敢書曰此有德者之言也學者宜相與傳之公歿後數年天子念公爲春宮舊學之臣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曰文恭而有司復祠公于學官知德者以爲合於公議云

同年三友會詩序

成化壬辰登進士第者二百五十人可謂多矣自壬辰至弘治癸亥三十二年亦可謂久矣前乎二三科其年益久則宜其人益少然未有少於壬辰者蓋仕者僅三十人仕于朝者僅三人寬與工部左侍郎湯陰李公鑑時器右侍郎德興張公憲廷式而廷式又分司於外歲惟一至而已今歲廷式既至三人者相語曰聖天子方膺萬福又幸四方無虞三邊少警且朝廷舉燈假故事與臣民皆樂吾三人更不接杯酒以爲一日

歡所謂同年會者不幾於廢乎乃正月九日初會于時器宅酒
半時罷出松竹梅三物于盃致席間以為玩曰此昔人所謂歲
寒三友者今日始似之相與一笑十四日再會于家二十日三
會于廷式公館館為建安楊文敏公朝房即所謂聚奎堂也凡
為會三人者性皆不飲終席醒然清言不窮善謔間發歡洽累
日契好益深退輒賦詩以紀其事又以齒為序即三物各占其
一更倡迭和不覺成什噫往歲為會座客滿堂起坐誼譁勸酬
淋漓若以為樂惟夫人之衆也情誼不交雅音不作闐然而集
闐然而散不啻市人之手朝暮者孰有旬日之內為三會之頻
三會之餘得諸詩之富者乎況禮不忘恭樂不失正以道義相
期必託于言以節操相勵善取諸物豈以酒肉為事求一餉之
樂如聚蠅蚊為昔人之所譏者乎乃錄其詩請國子典籍陳啓

陽繪圖以冠而寬復序之人藏一卷傳之子孫以講世契亦足
以有徵也

五回會序

自有人類以來其世茫然而無窮人生其間大率百年生乎吾
前者瞻之不可得而接生乎吾後者顧之不可得而待乃於無
窮之世相值而同時其亦難得也哉夫既生同其時矣或居有
南北之隔居同其鄉矣或仕有凶外之分使又居同其鄉仕同
其朝不益難得也哉雖然三者既同或不同志而同道猶夫古
今南北內外而已亦何難得之有吳人出而仕者率盛於天下
今之顯于時者僅得五人曰都御史長洲陳玉汝禮部侍郎常
熟李世賢太僕寺卿吳江吳禹疇吏部侍郎古吳王濟之及予
為五人去歲五人者公暇人輒具酒饌為會坐以齒定談以音

諧以正道相責望以疑義相辨析興之所至即形於詠歌事之所感每發于議論庶幾古所謂莫逆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會亦曰同會者五人耳禹疇以越人丁君綵妙繪事俾寫為圖飾為長卷推予序其首圖中坐于左者為予竝坐者世賢前行者為王汝次濟之又次禹疇皆容貌惟肖氣韻奕奕獨予白髮蒼顏頹然以老可歎也五人者初期相續為會不已未幾王汝擢副都御史赴南京濟之以外艱去自是會者惟三人予年既高又將引退雖後來者當復盛乎固不可得而待也

送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公致仕詩序

古者四十始仕七十致仕大率仕三十年耳後世入仕不限以年若致仕則與古同不特三十年矣因其仕途之優近制凡年

六十上下俾不得仕其退之之易至此非以後來選人積滯為此一時疏通之計乎然固有進之之難年踰五十遷延銓部而不得仕者及入仕有未及三五年而遂去者矣仕途之窮又至于此蓋以年論者待群吏然耳若大臣則不拘乎此而久任之自漢以災異策免三公於是大臣去位恩禮衰薄至身不能容書之史冊為千古之恨夫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其遇災異也心不自安固難立位乎其自處之道固宜然豈上之處其人哉蓋當擇其人於將用之時不當黜其人於方用之日擇而後用用之必久待之自與群吏異等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既惟其人其退自有不得而易者頃者大臣上章請去者五人上重其去降 溫旨慰諭之已而且許之五人者其一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周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徇翔翰林春坊

者幾三十年史局編摩首闈考校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
為講官尤多啓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一旦 朝廷畀
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然以起及掌戶部
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有古大臣風顧公夙夜在公籌度
國計而其勞亦甚 上所以終憫其情而許其去也歟彼以
適有星變而疑舉漢故事者世道方升監于三代一時敝政果
足取法耶五人之去皆彼 恩典公得加太子太保尚書如故
且令有司行優老之制仍 賜之敕所以褒美者甚至曾謂漢
世有是哉公卿大夫於公之去羨而惜之者不能已於情亦不
能已於言也相率作詩送之鄆城伯公以都御史代謂予與公
僚契最久也請序其首不敢辭

送南京兵部尚書韓公詩序

頃予奉 詔修大明會典凡令甲所載諸司送上者得以編覽

仰見 高皇帝立國之初經營締造日不暇給而右武之時

於兵戎一事尤勞 聖慮益府衛統成什五團結營屯聊比

城隍環護至于厩牧器械之類亦無弗備所以安內攘外居重

馭輕以成萬世之治者其事皆掌于兵部可謂任之重者矣自

永樂間定都于北而兵部所掌如故益王蹟肇基所以建不拔

之業垂無窮之統者在此於是其地稱南京 朝廷特敕勳臣

一人專總機務即周之保釐唐之畱守之意而兵部尚書獨得

參贊其間可謂任之益重者矣故南京並設六部而兵部為要

者其官等其任重也今歲兵部有尚書之缺 命吏部集大臣

推舉得本部左侍郎洪洞韓公縉紳交賀皆以為得人蓋南京

倚江帶山地大物衆遠距三千餘里然 朝廷視如三輔無東

南之憂者特以一二大臣坐鎮之耳夫法不務乎紛更威不尚乎姑息復世俗于淳厚識事變於幾微使人相生相養而不知其功者惟簡重清恪有雅量者能之而公實其人此今日以爲得人也或以公有是德器且達于政事勤于問學宜留以近天子助治化顧輟之于外可乎夫南京不宜以外視固舊都也有機務有兵戎之事所謂任之重而益重者他日天子念公久勞于外直以御墨數行召公還朝亦何難之有於是少師馬公及侍郎梁公與公有同僚之誼既得諸公贈行之作乃以序文委予予與公相好惜公之去亦不能留也聊書以俟

衢州府志序

衢州府舊有志自元以來亦既屢修之矣今太守姑蘇沈侯復

修之者何蓋歷歲既遠雖山川如故而疆域或分況田疇益闢而戶口或衍與夫人物之盛衰公署之興廢賦稅之厚薄物產之多寡古今有不同者其能已於復修乎且舊志府與縣分載其事若無統屬侯復以爲不可於是致仕教諭開化吾君昇始承侯之意檢閱故籍搜訪近事以終之而教諭西安吳君夔復助之而成此編得若干卷侯以考績至京來告云凡衢之人之游於斯者數輩皆以序文請天衢入國朝隸浙江爲南境土沃民勤號稱善地若名臣賢士之出尤盛固不暇論惟宣聖正宗越自魯地從宋南遷賜居郡城巍然廟祀故衢雖列爲一郡實與闕里南北相望天下言故家舊族者莫能先之其地增重非特所謂善而已侯少與其仲連登甲科竝通朝籍及出守于茲嚴於持身而勤事愛民治行甚著顧郡事繁冗而路要衝

獄訟驛使紛然盈前鞅掌之餘方爲此志其高於俗吏數等矣而彼之爲俗吏者自以簿書爲能必皆以爲不急之務抑孰知其所以爲急哉孔子以夏殷之禮能言之而歎杞宋之不足徵者以文獻之不足焚獻之所繫如此然則今日衢之文獻足矣後世其亦有所徵哉

山東泉志序

山東泉志六卷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吾友徐公仲山官水部時治泉而修者也首載諸泉而以泉圖冠之次河道泉所入之地也次堰壩泉所行以障之者也次涌泉所入以節宣之者也次題名其官皆爲泉而設者也次碑記其文皆爲泉而作者也總名曰山東泉志山東者後世之所稱古齊魯之地是也公以志宜有序間以書來請夫泉或出于山或發于地天下有不

特齊魯之地而齊魯諸泉浚之獨爲有用者以漕河近其地惟浚之則收其利可以運載以足乎食也若孟子謂禹治水掘地而注之海惟掘之則去其害可以樹藝以得乎食也夫水之與泉其大小不同其利害可得而言也公自蚤歲讀書已識治道及登甲科分司于外究心泉事竟成治績自是出入勤勞賢名益起遂從步岳進擢內臺奉命巡撫復臨山東則責任日重非治泉比旣於民事益加容心其流惠澤以利乎人者亦豈泉之比哉憶在成化間公方治泉而予適上京相遇于濟寧同謁孔林行經泉上已歎其督治之有方及公受代而還則出所謂泉志者相示今計其時已踰二紀而此書猶存豈意復爲序其首耶執筆之際而感慨係之

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弘治十六年六月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等上言 宣聖孔子
之後自漢以來累加封典至 國朝以其嫡裔一人定封衍聖
公專奉廟祀所以褒崇之者益重今六十二代孫曰聞韶次當
襲封謹奏 上若曰崇儒重道莫先於孔氏其亟行之事下
吏部遣官詣闕里傳 召命乃是歲九月公乘傳至入 覲已
有 詔聞韶其襲封衍聖公如制公感恩擇日上表陳謝如儀
他日 上益思所以褒崇之者特遣中貴人持玉帶一麒麟
文綺一以 賜仍畀之 璽書以侈其事一時文武廷臣下暨
宿衛將校至都人士見者莫不稱歎曰 朝廷待宣聖之後其
盛如此吾等何幸身親見之越月公卜日將還館閣自少師劉
公而下以皆誦法孔子獲見其後際盛時被盛典相率為詩篇
以贈詩成以其序屬之寬寬愧而謝焉不獲則亦何說之有益

自有載籍以來莫古於六經其次為論語為中庸又其次為家
語其書皆出孔氏乃天下萬世之所傳者也是雖非孔氏之所
得專則固出於孔氏者也惟其書出於孔氏為孔氏之後者必
先傳焉夫其先傳者為六經為論語為中庸為家語舉諸子百
家之言雖廢之可也他尚何以加之今觀諸詩之義亦惟稱歎
其盛而已未敢有助於公意蓋出此然公於是試一讀之必思
所以仰答乎 上自不能已雖謂詩之有助於公亦可也若
如其先僖對漢章帝之言此乃崇禮先師尊崇聖德非臣一家
之私榮則亦誤矣蓋章帝作樂以祀孔子是固為孔子也推其
世澤而榮其後人為後人者其復以僖之言自處乎聞韶為公
名其字知德生二十二年矣為前衍聖公以敬之子今太子太
保長沙先生之壻莊重靜默動止有儀人以為得內外之教云

送陳都憲王汝赴南京詩序

頃予與鄉人之仕于朝者姚城陳王汝海虞李世賢松陵吳禹疇震澤王濟之為五同會蓋襲睢陽之意而循洛社之例職務之餘期月一聚飲以釋其勞相樂也未幾王汝擢左副都御史于南京因歎良會之不常感樂事之難久有不勝其慨然者於是王汝行予作詩贈之世賢而下和之凡與王汝厚而能言者復和之詩既成什有謂王汝之去一人耳而留者四人四人猶足以樂而一人離群索居其必不樂可知此殆未知王汝者夫南京王汝疇昔游宦之地也公署所在左山右湖極其勝槩聖祖之所肇建以為法官引觴之助見於奎章可考謂王汝為不樂可乎王汝且多雅懷善吟詠清時佳景觸目皆詩至若春水方生涼風或發率甲士泛戈船練兵于龍江鷺洲之間如

漢昆明故事先聲所至盜賊屏蹟上下千里居民行旅晏然無警以盡職務以揚聲名謂為不樂又可乎文事武備兼于一身且為王汝壯之豈特樂而已詩宜有序予於五人中年最高故書之

重慶劉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非特觀其族之盛亦繫乎世之盛而後作也凡譜皆藏于家惟歐蘇氏之譜見於集中遂傳於世今以蘇氏論之自唐為蜀人既有父如老泉者而老泉復有子如軾轍者考之當時宋興平蜀已百六十年居民樂業文治大行地雖險遠而蘇氏之文章已盛于天下譜之所作宜其時矣蓋人處亂世父子兄弟且不相保況宗族乎及世已定始得全其生保其家父之族人益蕃而又得有文者出譜之有作固族之盛而然亦世之

盛然也自元季之亂湖湘之人往往相隨入蜀為避兵之計
皇朝應運以次削除群雄而王蜀者自若乃洪武四年

天兵始平之蜀固樂土也當是時劉氏有自興國而來曰珉一
府君者遂定居重慶之巴縣蓋百五十年于此矣傳六世有登
成化己丑進士第者曰規仕于朝為才御史御史君生三子曰
春曰台並首冠鄉解春登成化丁未進士第今為翰林侍讀學
士台登弘治丙辰進士第為禮部主事皆以文行稱于士林若
族人成材者尚多劉氏故有譜遭亂散失莫能究其先世特里
巷呼為大袖劉氏蓋以其先業儒而服蓬掖也至是御史君始
復作譜近自珉一府君始可謂不失之誣矣其法以古人五世
為一圖者未可用而獨用長寧周氏九世之制其說自見於譜
例譜成學士君請序於予噫劉氏其盛矣皇朝之盛不於此

而驗乎

名賢確論序

名賢確論一百卷皆唐宋人所著也其說散見於文集中或病
其不歸于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覽其所論遠自三皇近至五季
或論其世或論其人或論其事或專論或通論上下數千百年
皆具于此夫人生乎千百年之下而欲論乎千百年之上其世
遠其人亡其事隱考其治忽辨其賢否求其得失以為定論其
亦難矣蓋人生同時者每有愛憎之心其居異代者必無好惡
之念此人之常情而名世之賢又不必以此語之也惟世之立
論者逞異以為高出奇以相勝人自為說不肯附和如法家之
斷獄得其情者固多或失於慘刻流於姑息者其刑未必皆平
也故雖文章大家君如武王以為非聖臣如馮道猶以為賢史

筆操縱一至於此他尚何望哉錫山錢孟濬出江南大族好爲義舉以此編不能家有因刻以傳世來請序於予自顧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既久始克書而歸之惟此編特出於唐宋之人予猶恨其不上及於漢如賈誼過秦之類豈漢以來別自有編耶

完菴詩集序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寫之筆下往往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

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其有不妙者乎完菴先生劉公少爲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卽棄官歸吳中年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冠裳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引水爲池累石爲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興至輒瞪目爲吟哦聲其詩專法唐人語多與合當時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及隱士沈石田數人而已自公之沒而徐祝二公相繼下世吳中風流文雅不可復見矣予於公爲後輩而託交父成化辛卯予北上與公別明年公遂不起竊恨之於是公之曾孫布登進士第旣喜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名完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亾也完菴者公歸田時號也自以保其身名幸而無虧如玉返璞以全其真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丞輩有不可及者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

者如得其為人則又奚以多為哉

西潭詩藁序

故黃州守華亭陳君一夔性喜為詩自為刑部屬吟詠不以公務廢退歸私第不問家事意惟在詩或朋游聚飲衆方舉盞誼譁獨凝然注目其意亦在詩也一夔為人清儉靜厚治獄不苛鄉人服其量隣家感其德藹然君子人也嘗以年勞擢湖廣按察司副使未行俄與同官數輩坐事繫降外任去為瑞州同知居三年有惜其困者遷高州守高州在嶺南為蠻夷瘴疫之鄉官雖稍遷意更不樂復有惜其困者移守黃州及聞命則已病矣竟卒嗟夫詩人例多窮其言果可信耶一夔在刑部時所與倡和者有餘姚陳雁之崑山秦廷贊黃巖王存敬吳江趙栗夫其後雁之調官死廷贊存敬皆擢官遠方亦死今獨栗夫在

尚畱滯浙江提學多窮之言於是益信一夔與予相好公暇過城東必造予園居徙倚樹石間輒畱詩而去其號西潭用以名其藁嘗持藁數冊委予序後聞訃竊悲其不幸至此不忍發而視也顧其子悅屢以書來促曰先人傳家無他物惟書數百卷詩藁數冊而已幸哀其窮而卒書之夫窮而後工又歐陽子之言自一夔赴瑞州及入嶺南悅復輯其詩為二冊夫其窮益甚則其詩當益工予又安忍視之特書此以慰一夔于地下且以為悅孝思之慰云爾

弘治壬戌進士同年會錄序

今之登進士第者多為同年會然莫盛於初會之時蓋其人皆聚於京師方釋場屋之累而觀朝廷之尊且被冠裳之華而無簿書之冗一旦張筵合樂舉觴勸酬其情豈不暢且適哉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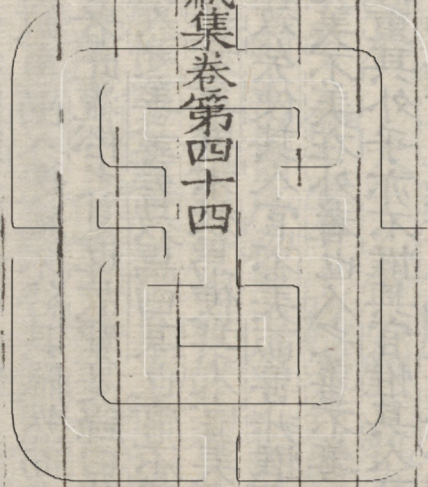
治壬戌登進士第者三百人乃八月廿二日會于城東武學循
故例也夫 國朝令典進士傳臚之明日必 賜宴于禮部其
會尤盛然出於 天子之命公卿百執事之臣皆在又有勳
戚大臣一人奉 命主宴于上終宴無敢詣譁者故其會也以
法若夫斯會則坐以齒序初無甲第之拘飲以量酌不必監史
之佐熙熙然意氣相得契好相敦故其會也以情情之暢所以
濟乎法之嚴惟法之嚴所以益見乎情之暢也歟是會也報推
張龍汝言為醪首他日借會中數輩來告曰凡為會必書其人
大畧與所授官刺之為小錄亦近例也幸忝門下士敢以序請
予未暇及又二年復來告曰同年授官且徧矣爭欲得一編以
藏願卒書之茲進士之制有登科錄以傳于天下有題名碑以
樹于太學所以重其事者宜為其人誇詡之資哉亦欲覽之者

警勤於心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夫三人至少而猶有
師況三百人之多乎其人善不善固吾所以為勸懲者也今三
百人一為會之間即成此錄而必繫其官官有內外皆為

天子分治政事出入迭為不終其職然而卒有內外之分以美
不美為言者此流俗之見也故覽是錄曰某也官美不必羨也
不若論其人之善善吾效焉曰某也官不美不必厭也不若論
其人之不善不善吾不效焉使其人官美而不善非惟不羨也
且厭而不效矣使其人官不美而善非惟不厭也且羨而效之
矣蓋官之美不美在外者也人之善不善在內者也君子將重
其內乎抑重其外乎亦不惟其官惟其人可也然則是錄雖若
簡畧然資於吾者多矣昔司馬文正公序諫院題名有忠詐直
回之語今是錄亦題名類耳乃特發文正公意以告諸君惟勿

以詞之費而少省之則幸矣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五

序一十三首

趙隱君叔敏五十壽序

蘭溪吳令濟告予曰經之內兄趙叔敏氏宋清獻公後也其六世祖諱景文者寔公之七世孫自太末來主蘭溪簿因家焉母吳氏經之姑而先禮部府君之曾孫女也吾姑蚤失所天而能教叔敏以下三子至于成立今叔敏生五十年矣隱居于家樂善好脩鄉稱長者而有子庠為邑庠生學且有成吾將因叔敏始生之日慶之或者拘以三壽之說謂其年數未及乎此而慶之無謂子以為何如予曰令濟曷不觀諸記禮者之言乎人壽以百年為期故禮百年曰期五十者百之半也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一歲譬之五十以前

歲之春夏也五十以後歲之秋冬也此其天時之遠近長短雖不同而其理無不同者然吾遂得以人事譬之則莫若治田爲切夫治田者凡所以履塗泥冒風日以勤動其四體者皆晝之所爲也至于夜則休息而安矣凡所以反土而耕去艸而耘以培殖乎百穀者皆春夏之所爲也至于秋冬則穫而食矣今叔敏之播德于家種德于躬至于五十年之久猶治田者之勞於晝耘春夏者也自是而待道逢平杖屨飽煖乎肉帛以備享諸福至于百年亦猶治田者之逸於夜於秋冬者也夫然後月可慶也時可慶也歲可慶也奚必下壽中壽上壽而後可慶哉則是慶也非慶之始歟且吾聞之清獻公之爲人也以寬厚仁恕爲宋名臣竝時若眉山蘇長公稱其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而至今閭巷小民皆能道其名字其德之厚可知趙氏之田可謂

美而腴矣又況有若叔敏者竭力鋤耨於其上乎吾見公之所遺者不惟可以飽叔敏而且及其子孫百世而有餘也則是慶也又將爲後世之慶之始歟全濟曰諾吾其慶也

偕壽堂詩序

偕壽堂者林君朝信與其弟廷孚奉其父守軒先生其母夫人夏氏之堂也堂之作久矣今年朝信考太行人最擢監察御史其父母之年適皆六十其生之朝適皆冬月心竊幸二親之俱存而錫命之封來且有日此偕壽所由題其堂也於是京師諸縉紳相語以爲此林氏之盛事不可不聲諸詩一時大篇短章鏗然竝作總得若干篇朝信來請予序之予憶家食時常過林氏之居居邇邑治胥徒號呶間聞書聲琅然竊異之入其門升其堂弟子數十人列誦左右甚恭一人方冠古衣而中坐者

守軒先生也揖予入坐顧堂之前楹揭守軒二大字予因指而問曰先生之所守者何哉曰守吾職而已予又向曰先生之職若何以守之曰布衣衣墨吾居犁五亩讀吾書而已矣雖然豈惟吾之職哉推而言之天子有天子之職諸侯有諸侯之職卿大夫有卿大夫之職天子守其職則天下安諸侯守其職則國安卿大夫守其職則家安士庶人守其職則身安身安則可以保手足完髮膚而天年全矣蓋予昔之所聞於先生者如此今者朝信之請其言固於是乎驗然先生之所以全天年者固驗於所守之內而他日之受天恩又有得於所守之外者則孟子所謂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言不於是乎又驗哉彼夏夫人之行不出閨門吾固不得而知然以先生之為人知其必有妻也諸縉紳之詩所以發揚偕壽者至矣吾固即守

軒之說以著其偕壽之自云

壽賀感樓先生序

先生長於予能忘予年而辱與為友其於文事相我導我者多矣及予官翰林與先生別者三四年又不忍疏予數貽以書所以相我導我者又不止於文事予媿乎其言也今年其仲子思以京闈解先來試禮部予問先生起居何如曰猶前日也談笑何如曰猶前日也飲食步履何如曰猶前日也則既為之喜及問先生之年曰六十矣其生之日曰二月廿又一日也予念無以謝先生者欲為文以祝願其壽則莫若稱述其為人也蓋先生之先有曰公宣者仕國初為大理評事居官廉平能以貧乏遺其後人生復菴府君復菴先生其貧乏自若少乃教授里中講說義理輒旁引曲譬以開諸生非世所謂句讀師也搽

筆為文章一法廬陵南豐簡約而理足平易而味長知言者與
其文平生不信浮屠不尚巫祝凡邪妄不經之事一切屏去曰
吾知盡人事而已其治家歲計用量卒致饒裕厚於御下故童
僕之職益修儉於自用故賓客之奉不絕常慕鄉先正范公為
人欲為施貧活族之舉若待其第常之曲盡恩意尤人所難及
者教養諸姪與其子筭里中薄俗為之一振知德者又與其行
夫大理公位不酬德弗究厥施先生以文行承之能不愧為其
孫孝也解元君才將擢甲科登貴仕以大究厥施先生以文行
啓之能不愧為其父慈也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先生殆詩
所謂君子耶則壽至于期頤皆自致者而亦何俟於祝願哉予
故特稱述其為人

壽陳未菴序

陳未菴先生少與其兄醒菴先生同侍其先太史公居京師一
時館閣諸大老皆及識之故其聞見博而學問多翹然為吳中
士林之望其生永樂壬辰至今成化乙未年六十四矣寬少未
菴餘二十年辱有斯文之契而濶別以來思所以壽之者益嘗
讀醫經曰八八則齒髮去夫齒髮去者衰之極也未菴之生適
惟其時矣然予聞其狀貌若不相符者豈岐伯之欺我耶不然
其所稟之異於人耶不然其所養之有道也蓋岐伯又曰上古
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委
作勞形與神俱此攝生者之論所以養乎血氣者也孔子曰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乃獨置血氣而不理方以貪得為戒則專事
乎理義者也以理義為事非養其心者乎故孟子曰仁義禮知
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若然則形與神俱有不足言者此儒者之効也非攝生者所知也夫未菴儒者敢以儒者之言為壽且以明其所養者有道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慶都憲盛公七十壽詩序

成化丙午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方巡撫山東遣人馳奏于朝曰臣明年七十矣於法宜得致仕謹具疏以請上念公久勞于外詔允之且俾乘傳還鄉人以為榮公既抵家與其弟時正處益相友愛鄉之士大夫從公游者杖屨不絕而公既解政務心神益閒適往來山水田園間飲酒賦詩甚樂也蓋與昔人所謂罷則無所於歸者不類公生以四月二十日先是時正以其子虞官于京師也俾請諸詞林先生作詩為慶而以序文屬之予予幸託交於公實知公平生大節一二因試

述之公溫厚君子也當其立朝然能言人所難言與為人所不能為者蓋為御史時武臣有矜功者則抗章極論而無所畏憚為刑部侍郎時閹人有贖貨者則閉門自守而無所諂阿其特立之操雖素號剛直者或不能及是以與世多忤其身朝置於臺省廊廟之上暮已在於郡縣方岳之間而徊翔于外終老以歸也然公之心雅不以內外為輕重所至盡力民事如恐不及固有去任之後逾數十歲道經其地民猶相率枕藉車下而遮畱之者及其出而巡撫則公黜陟均徭役至活飢民數十萬口而不自以為功此公所以壽者歟夫公之壽亦未暇論予獨愛公前日能全身而歸榮被恩典進退之際無不善彼為富貴所累之人不啻如陷泥塗中仰望公于青霄之上而不可及有不勝其歎羨者矣詩凡若干首因序其上以及予之有感於

公者併書之

少傅徐公壽詩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以年七十具疏請休致大略謂臣居官四十餘年夙夜驅策苟免過愆今既衰老若復會戀寵榮不自引退恐犯不知止足之戒疏入 上不允若曰卿先帝舊人以遺朕用者何遽引退且有德望老成輔導年久之褒仍令風雨寒暑免朝以優禮之公聞 命感激不敢再言遂強起視事物公之請老也士大夫相與歎曰今之名列仕版雖末秩微祿不忍舍去公位三公之尊享萬鍾之富顧以盈滿為懼欲退居田里以全晚節一何高哉及 命下又相與歎曰昔之大臣不厭公議固有使致其事者今則勉畱懇至視之真如左右手惟恐一旦失去其

恩禮所施又何厚哉然則公之所以自處與

上之所以待

公者可謂兩得之矣乃七月二十一日為公始生之期先時公率不受賀有言于公者曰耆俊之重於世見於詩書傳記所載久矣公年七十為 國元老獨不宜賀乎且所以賀之者非特為公一身而已書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天子尊居上者也非大臣納誨輔德無以成欽福之功庶民卑處於下者也非大臣宣化播德無以獲賜福之利公居廟堂之上雍容自如按其筮若與百司日進章疏陳政事者有所不及然一言之入所以潛沃 上心默相治道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益不可以數計則公之壽豈不為 上下賀哉其賀不已大手自茲公其贊襄密勿康強期頤 天子仰成永綏乎邦國庶民樂業長保平室家其賀不已遠乎既已言于公寬

輩幸有鄉邦之雅辱公之愛不敢以私自遠也做古詩人之義致祝頌之詞而勉爲之序

竹園壽集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鄞屠公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曲陽周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鄆城佶公同生正統庚申至今弘治己未同躋六十佶公之生差先屠公稍後介其中爲周公乃五月四日也是日諸僚友若戶部尚書祥符王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烏程閔公吏部右侍郎舒城秦公戶部左侍郎靈寶許公右侍郎睢州李公右副都御史臨淮顧公及予七人即周公私第之後園置酒合賀觴豆旣陳冠裳輝映勸酬交錯俯仰有容及就坐清風習習入窗檻來若破新暑酒政斯行樂音具舉談笑歡呼起坐成旅情好甚洽賓主盡醉皆以爲自有壽筵以來無若此盛

者予忝預茲集乃首賦四韻爲倡諸公咸和之秦公別集古句諸公又和之周公復自有作又咸和之皆以爲自有壽章以來亦無若此盛者一時觀者相與稱羨以爲三公官爵尊顯福履隆厚豈非當朝人物之傑出者歟予曰是固然然三公所以致此者亦豈易哉當其蚤歲克厲學業始登甲科及旣入官

朝廷歷試以事累建勞績始列大僚然位益高則責益重故夙夜在公鞠躬盡瘁惴惴然以恐掄擇人才以任庶事恐瘵厥官劑量儲蓄以資國用恐厲厥民振揚風紀以率群吏恐散厥法仰思未得真有古人終夜不安寢之意是以人見其今之壽耳不知其平生履歷之多見其今之樂耳不知其中心憂畏之至彼僥倖之是圖逸豫之是耽如世小夫之所爲欲享其壽且樂不可得者則所以致此者果易乎哉夫三公所以有今日者固

出於自致亦惟其身之遭際耳蓋生全盛之世立重熙之朝賴
聖天子在上優禮之愈加信任之不貳得以成其壽且樂者不
然亦豈可得哉衆以為然乃更舉觴以祝三公曰願自今躋于
上壽黃髮在位益躋謀猷以副 聖天子倚毗之心三公亦
舉觴以酬曰願諸公同心以輔 聖政流無窮之聞為 邦
家光祝已衆授簡請載之予曰賓主之意見於今日之所倡和
者已盡此可畧曰意之篤者詞必複其何畧之有乃載之是集
也坐有善繪事者為錦衣二呂君屠公援宣德初館閣諸老杏
園雅集故事曰昔有圖此獨不可圖乎二君遂欣然模寫各極
其態因按其次第繫於卷中其始竝湖石坐者左為佖公右為
許公一童子拍手導鶴舞以娛之為周公坐稍遠使其二子共
具伯曰太學生孟捧杯前行仲曰刑部主事曾方拱立聽命竝

立竹間者左為李公右為顧公皆凝然有思若索句狀屠公則
章已成一童子捧硯從竹下書據石案而題卷者為予共案坐
而持筆者為王公執麈尾者為閔公亦若有所思者獨坐而握
卷則為秦公其集句已就之時歟若二君左為紀右為文英展
畫竝觀而圖終焉園中艸木非一種而竹多且茂故以竹園壽
集題卷首卷成轉寫各得一卷藏于家又出屠公之意云是歲
六月二十八日吏部左侍郎長洲吳寬序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閔公七十壽詩序

國家定都于北又及百年比來都下生齒益繁物貨益滿坊市
人蹟殆無所容自畿甸以達于外年穀屢登人畜厭食舟車轉
漕數千里不絕可謂盛矣予嘗觀漢史稱文景之世京師之錢
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爛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乘字

此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竊歎其盛至此不圖於今日復見之何其幸哉夫漢之所以至此者豈世道之自爾良由文景在上清靜恭儉有以致之耳考之當時爲大臣者又皆質樸重厚以喋喋利口爲耻若執法之吏則有御史大夫直不疑之爲人人稱長者此所以助成一代之治化也蓋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無所措手足又何休養生息之有此法吏之得人民命之所以生全而國脉之所以延長也仰惟今天子在位一紀于茲聖德好生尤重刑辟治化流行固非文景之可儗至所以執法者則爲烏程閔公公少起科甲初授監察御史已有廉謹名自是出入中外竝爲法吏名益振于時遂以右都御史總督廣東西戎務自公愈持重不邀

異功民夷感化嶺海晏然天子嘉之召拜南京刑部尚書居二年始改左都御史俾握臺印再加太子少保公居位更持大體憲度旣肅獄訟尤清長者之風無忝漢吏於是公年七十上疏求致仕天子固留之且有端慎老成之褒士大夫以爲榮冬十二月十七日爲公始生之期其僚友右都御史佶公幸公之留而喜公之壽也告于法署諸公及與公素所厚者乃皆作詩賀之佶公以予與公有鄉邦之契來以序請益予又嘗觀諸史凡刻薄之徒深文巧詆號爲酷吏未有不反中其身者惟厚德之人往往富貴壽考不少差爽固天道之自然也今天下如漢盛時非特殷富而已黃髮鮐背之老嬉游閭里所在而是問其壽非期即艾彼亦魚魚安知所以至此者則夫天道顧獨於公遺之乎自是公壽當加秩當增尚安於位助天子

養育元元以成太平之治又將有序其事者然則七十之詩其
殆首倡乎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二月望日

山西參政祝公夫人錢氏慶壽圖序

吳中以儒名家者錢氏居其一夫人則同知靖安州用昭之子
而少育于其伯父樂琴先生孟書以歸于今山西參政祝公公
以文章掇高科以功業歷貴仕夫人所以享其富盛安榮者三
十年于茲今公既致政家居夫人年且六十心安體舒視明聰
聰怡然不知其老之至也其生八月三日子璫既托畫史為愛
日之圖而求太史天全先生為文書其上矣其子壻湯瑄曰吾
半夫人子也今為夫人壽獨無以寓其祝願之意可乎則圖所
謂麻姑赴宴者諉予書之予曰夫人之壽有太史為之文太史
之言至矣予尚何言即予有言豈能彷彿於太史之萬一也瑄

曰不然圖各有意意各有在幸子無終辭因為之言曰夫麻姑
非世所謂有道而僊者乎昔之記其與蔡經王方平遇者其言
荒唐怪誕不可盡信要之大小思寡欲以全其天年此事理之
所固有若夫能經易申吐故納新而六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
者此則所無也何以言之古之人若秦始皇若漢武天下之事其
謀無所不致其智無所不得其力無所不取而於僊之一事終
不可致不可得不可取者豈秦漢之謀之智之力不若人也蓋
以求於事理之所無者故爾夫人莫彊如秦皇莫富如漢武而
於僊猶若此況下秦漢之萬萬者哉此世之君子所以無僊也
今夫夫人生長儒族而來嬪君子以養其心以檢其身以和其
家者既無所不至可謂求於理之所有者矣是以康彊悅豫獲
享大年豈非亦事之所有也哉而況膺 封典被寵渥有

君上之恩娛心志享甘旨有子女之養其所以爲僂者益多矣
彼世之所謂僂者果足爲夫人慕乎然則斯圖也可以無作而
復作之者其亦假是以寓夫祝願之意也夫丁亥八月朔日序

壽王孺人序

成化十二年監察御史王君克深奉 上命出按浙西蘇松
常鎮四郡歲滿將代還 朝君廣平威人也母汪氏蒙 恩封
孺人既壽且康以享祿養于家君欲便道登堂爲孺人壽來乞
予一言予以君有可以壽其母者應曰唯唯蓋常鎮間有大渠
凡兩浙漕粟率由此以達于江或以其水淺隘宜浚鑿者言于
巡撫大臣大臣適務納群策欲興利東南遂以其說可用也發
四郡民夫萬餘往赴其役然不知渠實於漕舟無妨也時農方
務收穫日夜供賦稅事譁然畏行君聞之曰農旣無暇又時向

寒人將斲豕此豈施畚鍤時耶即移郡縣止之未幾天大雪寒
甚江湖皆凍合人履冰而渡窶人僵臥不能出尸向之役者於
是舉手加額曰我輩微王御史凍死水濱矣迨明年春雲益甚
平地三尺餘菜麥皆不熟入夏淫雨連月下田成巨浸穀價踴
貴民飢甚大臣遂下令勸分一時健吏奉行恐後料人貲產使
出以助有司往往不得其實或盡出所有不足則伐木撤屋以
給貧者貧者無實惠富者廢恒產人情兀兀相率有流離之勢
君廉知其弊復移責郡縣大臣尋亦悟事寢而人始安爭益感
君君之行事它皆不暇書獨此二者有及人之惠故書之夫君
之惠及人旣多孺人之壽吾不能量也所謂有可以壽其母者
以此孺人以洪武己卯生今年八十矣有四男子其季御史君
一女適大理評事廣宗陳觀觀予同年進士云成化戊戌歲春

正月八日序

丘母太安人壽詩序

當子產之初治鄭也輿人歌之有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之語及三年又從而頌之予嘗歎春秋之世去古未遠爲國者以禮法繩其下下輒興謗如此及其父也政澤旣洽公論始定而頌亦興焉則又見人心之古猶自若者向使子產之治鄭也未三年而止吾見其終負謗而去安能自明於後世哉雖然謗者凡民之無知者耳君子之察衆惡必不因凡民之言而無遺愛之許也鄱陽丘侯時雍來守蘇郡郡甚大而侯之才則長簿書獄訟談笑而辨治旣有餘力將興文事舉禮儀而先之以館舍學校之修建當是時民固未信也相與譁然蓋陽受其役者雖若不堪而陰被其賜者亦不知也侯旣以濶畧自信爲之益力於是

以例報政於朝槩以不謹去職一時士之有志於國家儲人才者相與深惜之然侯爲人不獨長於治郡而已性且孝公務稍暇退事其母太安人者甚至凡吳中水陸珍品悉致之以爲朝夕養及是將歸其家告予曰雲嘗恨吾母老不得專意養之今雖不及共臣職得共子職足矣且曰蘇之士大夫嘗設二十題繪圖賦詩爲吾母壽而序文尚缺願爲我書之予應曰諾久之始克酬其請蓋普之爲賢子者養其親也以道其爲母之賢者享其子之養也亦以道以道雖處窮陋之鄉終日啜菽飲水其中樂不以道雖處崇高之位終日烹鮮擊肥其中不樂也惟宋歐陽文忠公之貶夷陵其母言笑自若謂其子曰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人至今稱賢母子今侯之去職也亦三年矣子產之謗雖不能止於當時而公論亦已定於今日其爲之子者旣

坦然而無愧則爲之母者宜釋然而無憂而況人情安平故鄉
非若文忠之遭貶乎又有子專意以養不爲官守之所紛擾乎
樂其可勝言者凡侯平日之爲養必以祿俸吾恐鄙陽之人疑
太安人之或有所不樂也故推侯之以道養者書以爲序予又
聞侯之將歸其鄉也道由吳中奉太安人以歸屬縣持白金爲
贖者凡千兩侯悉揮去不顧若然則侯之賢過於今人遠矣因
書之以見其所爲養者益以道云太安人某氏爲贈刑部主事
某之配其生爲正月三日明年壽八十矣

新母太孺人范氏壽詩序

太孺人范氏出京口名族爲溫州經歷靳君某之配今翰林編
修貴之母也少得婦道事溫州有賢名溫州以廉能爲上下稱
重去郡二十餘年人猶思之道京邑者必問安否人以爲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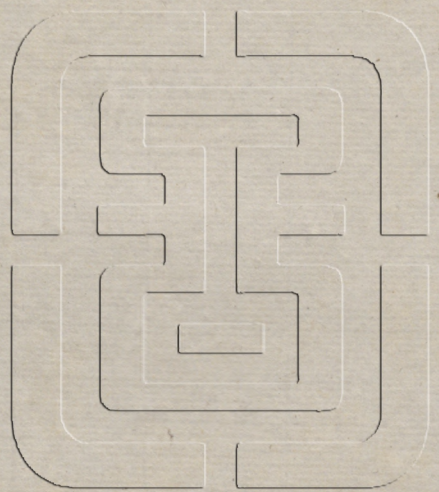
妻以相之也物太孺人屢孕不育欲爲溫州置妾溫州不可而
止旣而生編修君則太孺人年幾五十矣編修君志向旣高力
學不怠遂首冠鄉舉及禮部廷試竝在高等一日文名殆遍
天下人又以爲必有母以教之也其旣授秩翰林乃迎養其母
于京師居二年偶以私事乞歸於是太孺人當受封典有日
顧不少畱以待復從其子而行行有日編修君走予告曰吾母
老矣以某祿任之故往來道上不獲安居自媿無以樂其志者
柰何予曰樂哉益男子生而有志於四方及壯而去之遠亦莫
不以鄉井爲念況年老者哉況若太孺人之處閨闈者哉暑雨
杓至河流暴溢順流而南行不必至其鄉而樂矣及夫長江旣
達金山在望舟行而將艤則不必至其家而樂矣於斯時賓客
親戚以及郡縣聞子之有壽母而歸也相率造門稱賀而子冠

帶儼然侍立左右舉觴酬酢太孺人有不樂者乎曰樂吾所得同朝士大夫詩數篇將及其時歌以為壽願書其說于上遂書之

皇甫母壽序

今世以慶壽為事者歲不知幾人豈今之人獨好平事哉天下承平既久人得全其天年喜而有慶人情固然然慶者在人受其慶者在我能思吾身也孰從而生吾壽也孰從而致則世之不敢受慶者多矣吾邑皇甫君彥明以永樂己丑生至今成化戊戌年既七十其配吳氏年亦六十有五親友將往慶之如常禮彥明瞿然不敢受然慶者亦闕然不可退則曰吾幸有老母在堂明年壽且九十願移所以慶吾者為吾母慶何其子信郡學生也使來質之予予曰若翁可謂善處壽者矣知所以有

其身而不遺其親知所以及其親而不違乎人厚乎人倫近乎人情其誰曰不可行於是歲四月十有四日其母之生朝也客皆登其堂再拜其母畢然後向彥明夫婦亦再拜君子謂皇甫氏之有慶也可以觀孝亦可以觀禮遂載之文而傳之



卷之三

